

壬子仲春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

莊嚴題端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

第一輯

- ① 顧頡剛：吳歌甲集
Ku Chieh-kang: Folksongs from Su-chow. Foreword
by Hu Shih, Chen Chien-shih, Yu Ping-pe.
- ② 馮夢龍：山歌
Feng Meng-lung: Lovesongs, During 1368-1646 AD.
Foreword by Ku Chieh-kang, Hu Shih
- ③ 鍾敬文：蛋歌
Chung Ching-wen: Folksongs of Tanka.
- ④ 李金髮：廣東戀歌
Li Chin-fa: Lovesongs from Mei Haka.
- ⑤ 婁子區：越歌百曲
Lou Tsu-k'uang: Folksongs of Shaohsing
- ⑥ 佚名：宋人笑話
Anonymous folklorist: Jestbooks, During 960-1276 AD.
- ⑦ 趙南星：明清笑話
Chao Nan-sing: Jestbooks, During 1368-1911 AD.
- ⑧ 張南莊：何典
Chang Nan-chuang: Folkliterature with Proverbs.
- ⑨ 婁子區：巧女和笨娘的故事
Lou Tsu-k'uang: Tales of Clever and Stupid Girls.
- ⑩ 陳育崧：南洋民間故事
Chen Yu-sung: Folktales of Southeastern Asia.
- ⑪ 婁子區：台灣民間故事
Lou Tsu-k'uang: Folktales From Formosa.
- ⑫ 江介石：動物寓言與植物傳說
Chiang Kial-shih: Animal Fables & Plant Legends.
- ⑬ 婁子區：神話與傳說
Lou Tsu-k'uang: Myths and Legends
- ⑭ 左玄：養女在台灣
Tso Yuan: Adopted Daughter in Formosa. Foreword by
Lou Tsu-k'uang
- ⑮ 婁子區：神話叢話
Lou Tsu-k'uang: Essays on Myths
- ⑯ 鍾敬文：民間文學專覽
Chung Ching-wen: Essays on Folkliterature
- ⑰ 顧頡剛：民俗學集腋
Ku Chieh-kang: Essays on Folklore
- ⑱—㉔ 鍾敬文：民間月刊
Chung Ching-wen: Folklore Monthly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
第二輯

- ①② 鍾敬文等：民間月刊（民俗學·俗文學雜誌）二冊 四八六面
Chung Ching-wen: FOLKLORE MONTHLY (2 volumes)
- ③ 董作賓：看見地（歌謠研究）周作人序 一五〇面
Tung Tso-pin: STUDIES IN FOLKSONGS OF FIANG
- ④ 臺靜農：淮南民歌（民歌選集）附錄論詩歌 一六四面
Tai Ching-nung: FOLKSONGS FROM HUAI-NAN
- ⑤ 林福康：潮州七賢故事（人物傳說集）周作人序 一九二面
Lin Pei-lu: PERSONAL LEGENDS OF EASTERN CANTON
- ⑥ 江紹原：髮屑爪（民俗論著）周作人序 二六〇面
Chiang Shou-yuan: FOLKLORE OF HAIR, BEARD & NAIL
- ⑦⑧ 葉子任：笑話集（同型異式笑話整理）全二冊 三三四面
Lou Teu-kuang: STUDIES IN HUMOROUS TALES
- ⑨ 非如中：金門民俗誌（實地採訪筆記）陳樂序 一六八面
Hsu Ju-chung: FOLKLORE OF KIMMEN, FU-CHIEN
- ⑩ 吳漫沙等：婚嫁在中國（婚姻習俗調查）一六八面
Wu Man-sha: MARRIAGES OF CHINESE
- ⑪ 孫樹道等：北臺灣風物（社會·民俗現狀調查）一七二面
Lin Han-tao: FOLKLORE OF NORTHERN TAIWAN
- ⑫ 林蘭：呆女婿的故事（人物笑話集）鐘敬文學校記 二二四面
Lin Lan: TALES OF STUPID SON-IN-LAW
- ⑬ 朱錦：小臺灣民俗（民俗·俗文學校記）一六八面
Chu Feng: FOLKLORE OF SOUTHERN TAIWAN
- ⑭ 劉經聲：歌謠與婦女（歌謠研究）周作人序 二五二面
Liu Ching-an: THE WOMEN IN FOLKSONGS
- ⑮ 李霖燝：金沙江情歌（雲南歌謠調查）一八二面
Li Lin-ts'an: LOVE-SONGS OF KIM-SHA RIVER
- ⑯ 曹如：北平歌謠集（歌謠實錄）二三二面
Hsueh Ju: FOLKSONGS FROM PEKING
- ⑰⑱ 李景漢等：定劇快歌選（民間戲劇選集）葉蔚茂序 全四冊 一〇七八面
⑳ ⑳ Li Ching-han: FOLKPLAYS OF TING-HSIEN (4 volumes)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

第三輯

- ① 蛋民調查・研究 (四野・富室工作實錄) 伍鏡輯・陳序收錄訪述 296P.
A SURVEY AND STUDY OF TANKA by Wu Jui-lin, Ch'ien Hsu-chang
- ② 西南采風錄 (湘、黔、滇積習及民俗調查) 劉兆吉訪述 324P.
朱自清、黃鈺生、聞一多撰序
A SURVEY OF FOLKSONGS IN SOUTHWESTERN CHINA by Liu Ch'ao-chi
foreword by Chu Tsu-ch'ing Huang Yu-chung; Wen I-to
- ③ 青海風土記 (中國北方邊疆調查) 楊希堯訪述・林鏡、周希武撰序
A SURVEY OF FOLKLORE IN CH'ING-HAI by Yang Hsi-yao 180P.
foreword by Lin Ching Chou Hsi-wu
- ④ 雲南彝民唱詞集 (邊疆調查四十年彙錄) 張鏡秋採譯・徐嘉瑞撰序 240P.
A SURVEY OF FOLKSONGS FROM ABORIGINES YÜ, YÜN-KAI
by Chang Ch'ing-ch'i, foreword by Hsu Chia-shu
- ⑤ 麼些族的經典研究 (邊疆學術研究) 李霖燾訪述錄・精譯 200P.
STUDIES OF MO SO TRIBAL CLASSICS by Li Lin-ts'ao
- ⑥ 北平東嶽廟調查 (去年民俗研究資料) 葉那立誠訪述 附圖十一幅 212P.
A SURVEY OF TUNG-YO TEMPLE, PEKING by Yeh Ku; Li-ch'eng
- ⑦ 上海風土雜記 (四十年前上海風貌) 上海信託公司採編 附圖 120P.
A SURVEY OF FOLKLORE FROM SHANGHAI 1930 by Shanghai Trust Co.,
- ⑧ 中國神話研究 (研究中國神話第一集) 玄珠著 二冊・上冊112P.・下冊120P.
STUDIES ON CHINESE MYTHS,
by Hsuan Chu
- ⑨ 中國歷代民俗考 (中國上古民俗考) 陳漢章編著 250P.
STUDIES ON ANCIENT CHINESE FOLKLORE by Chen Han-chang
- ⑩ 俗文學專號 (文史叢刊系列專號) 顧頡剛主編・鄭振鐸題署 188P.
ESSAYS ON ANCIENT CHINESE FOLKLITERATURE Editor: Ku Chieh-kang
- ⑪ 臺灣俗文學叢話 (中華、臺灣民俗比較研究) 姜子匡著 194P.
ESSAYS ON TAIWANESE FOLKLITERATURE by Liou Tzu-k'uang
- ⑫ 江南民間情歌集 (華中男女戀情研究) 李白英採編 120P.
LOVE SONGS OF SOUTHERN YANG-TZU RIVER by Li Po-ying
- ⑬ 太陽和月亮 (廣東民間故事集) 清水編纂 羅香林等撰序 128P.
THE SUN AND THE MOON by Ching Sui Foreword by Lo Hsiang-lin
Chao Ching-sheng; Chung Ching-wen
- ⑭ 客家俗文學 (臺灣客家民間故事集) 周意輝採編 208P.
FOLKLITERATURE OF HAKKA, TAIWAN by Chou I-h'ing-hwa
foreword by Lou Tzu-k'uang
- ⑮ 粵謳・再粵謳 (兩廣廣東清洲情歌集) 胡子廣普述子輯 許地山評介 158P.
EARLY CANTONNESE LOVE-SONGS (Yach Eo) by Chao Tzu-yung, Hsiang Mi Tzu
- ⑯ 仙 贊 (西方型式的中國童話集) 宋蘆如編著 239P.
THE FAIRY TALES by Mi Hsiang-ju
- ⑰ 婦女與兒童 (女學・兒童雜誌附) 柳飛燕主編 156P.
顧頡剛、鍾敬文、教子等撰編
WOMEN AND CHILDREN—FOLKLORE MAGAZINE Editor: Liu Fei-yan
- ⑱ 中國各省兒歌集。(66 年兒童歌集) 蔡輝輝、吳春妮、李寶編 283P. 二冊
CHILDREN SONGS FROM 10 PROVINCES, CHINA 1966 volumes
Editors: Li Chin-hui, Wu Ch'iu-ju, Li Shih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

第四輯

- ①劉 復：中華俗文學選集（民俗文學論譯）198P.
Liu Fu: ESSAYS ON FOLKLITERATURE
- ②趙景深：彈詞研究（音樂歌詞解說）194P.
Chao Ching-shen: STUDIES ON MUSICAL SONGS
- ③周啓明：如堂民俗著述（民俗論評選輯）174P.
Chou Ch'i-ming: ESSAYS ON FOLKLORE & FOLKLITERATURE
- ④廖子區：台灣民俗源流（民俗溯源述往）278P.
Lou Tsu-h'uang: THE SOURCE OF TAIWANESE FOLKLORE
- ⑤⑥張品心：新舊戲曲研究（中國戲曲史話）368P.
T'ung Ching-hsin: STUDIES ON MODREN & ANCIENT FOLK-PLAYS
- ⑦⑧王翰堂：霓裳續譜（月宮之歌）410P.
Wang Chieh-t'ang: SONGS FROM MOON (NI-SHANG-HSU-P'U)
- ⑨西詩精選：白雪遺音（清代民歌情歌）
Hsi Ti: PO-HSUEH-I-YIN HSUAN (SONGS IN 1820)
- ⑩⑪殷 凱：北平俚曲（歷史的打情罵民歌）402P.
Yin Kai: SONGS OF FOLK-PLAYS FROM PEIPING
- ⑫⑬花 實：鷓 鴒（紹興語言、名物、奇異的諺語）398P.
Fan Yin: PROVERBS OF ANCIENT SHIAOSHING
- ⑭王 澍：浙省遺俗志（北國五族習俗）134P.
Wang Shu-nan: FOLKLORE OF HSINCHIANG
- ⑮⑯朱 尊：民間謎語（二四六則謎西謎底）358P.
Chu Yu-tean: CHINESE RIDDLES
- ⑰王 統照：山東民間故事（膠東地區民俗文學）140P.
Wang T'ung-chao: FOLKTALES FROM SHANTUNG
- ⑱梅花堂主：中江勝景圖說（清末上海民俗志）
MEI-HUA-AN-CHU: FOLKLORE OF SHANGHAI IN 1880'S
- ⑳㉑吳 寧：金花女•蘇六娘（潮州潮戲文研究）400P.
Wu Shou-li: STUDIES ON TWO CHAO-CHOU FOLK-PLAYS

扉頁說明

扉頁書名題字，係前任中國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嚴教授的瘦金體手筆。

字旁狹長插圖兩式：一為旗桿；一為燭臺；前者象徵高官晉爵；後者象徵于孫繁昌；兩者如今已成為上代殘存之物，特煩當代畫家陳海虹氏寫真垂遠。

古越農子匡謹識 五九年三月

序言

這幾十篇民間故事從多年以來便流行於山東的膠東幾縣，——在諸城、安邱、高密各縣所傳說的大同小異。本來民間故事自有類型，甚至遠隔數千里的地方而故事的性質與事實却有很多相似處，也因此，研究民俗學者能夠得到互相參證的資料。

集合起一些同地帶的民間故事，能夠顯示出這一帶地方的社會狀況，地理的環境，民間的理想與乞求，——愛慕與憎惡，讚美與怨恨等都很清楚地表現於故事中間。

去年由外國歸來，以偶然的機會到鄉下去住了半個月。一天清早，我的侄子志堅抱了一包小學生的抄本給我看。他說：

「小學中練習國語的寫作，就出題目上說便不容易，不是敷衍應景，就易至於呆板無味，引不起孩子們的興致。我與各位先生們從去年秋間想出了這個方法，教高級生搜集地方上的故事、俗語、歌謠、謎語，詳記出來，既然可以保存，又便於作他們寫國語的練習。……辦去很有效果，學生都高興。他們那個不知道一些故事與歌

謠？自幾歲起，聽見他們的祖母、母親、姊姊，在燈前月下講說的，所以記出來並不費力。這都是學校中五六年級的學生寫的，除掉幾個字外用不到改正。因為故事是流傳多年了，誰也不能作假，先生們是本地人大都知道，學生要改頭換面還沒有像文人似的那種本領。……」

說到這裏，我們彼此笑了。

我的侄子（他是我的故鄉的小學校校長）走後，我在三十年前童年讀書時的書房紙窗下，將薄薄的小本子看了十多篇，向着窗外呆想。這些故事在三十年前我就聽過不少，家裏的老僕婦，常到我家說她的盲婦人，爲了哄孩子不鬧，她們講述給我聽。但誰的年光能夠倒流回去！年齡稍大，得用心的事多，又離開故鄉那樣久了，這些故事的影子在我的記憶裏愈來愈淡，漸至於消失得無從記起。那天彷彿把我又牽回童年！繁星閃光的夏夜，淒風冷雨的秋夕，在母親的大屋裏，在姆孀的身旁，聽說那些能言能動的怪物，聽說那些簡單有味的人情，述事，當時何曾有甚麼教訓與警戒的觀念，與甚麼甚麼的批評，只是一團純真的喜悅與憂念關心於故事中的人與物而已。現在三十幾個年頭去了，想不到把忘盡的故事在他們的筆下溫回了舊夢。……我那時把難以言說的心情沈落在啼鳥飛絮的庭院

裏，直待有人喊我吃飯，纔將這些故事的記本放下。

後來我勸志堅把這些故事集印起來，不止是作鄉土的教材，也可作民間文藝的探討。雖然不過在幾個縣分中流行着，但如果每一個地方都有一樣的搜集，我想對於好研究中國民俗學、民間文藝與童話的都大有幫助。

及至我離開故鄉，便把這些小本子帶在行篋裏。現在兒童書局的陳伯吹先生樂意印出來給小學生們看，我異常高興！陳先生要我寫篇序言，故略述如上，至於分析這些故事中的風俗、思想等，且讓於有專門研究的學者罷。

但我須代表那個學校與那些筆記的小學生們謝謝陳先生！

王統照廿五年，十二月，八日。

(這個學校的名字是臨邛州鎮王氏私立小學)

我的意見

教育部於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修正頒布的小學國語課程標準，規定小學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學年級的學生，須閱讀有關兒童生活及含有道德教訓或國家民族意識等的民間傳說的故事，所以本課選作山東各市縣小學的國語科補充讀物，再適宜沒有了！至於民俗學家，民間文藝學者，備作參攷，尤其餘事。

陳伯吹 二六，三，二〇。

東民間故事目次

序言	王統照	一
我的意見	陳伯吹	四
(1) 長蟲疊繁	劉淑貞	一
(2) 圖小利賒大本	王之站	三
(3) 會算的張樂	王秉祿	五
(4) 一個瞎子	陳子亮	九
(5) 誰砍我的高樓大廈	陳子亮	一一
(6) 孟姜女的故事	王秉祿	二五
(7) 四兄弟	鄭金聲	二六
(8) 乾兄弟	王之站	二七
(9) 一個打柴的人	劉傳樸	三二
(10) 神錐子	孫啓祥	三六

- (11) 豈有此理……………王如鏡——三
- (12) 張三搗鬼……………劉華南——三一
- (13) 石蟹的由來……………孫啓祥——三五
- (14) 南山槓子(一)……………徐志訴——四六
- (15) 南山槓子(二)……………王伯鑫——五〇
- (16) 牽牛郎(一)……………趙啓文——五四
- (17) 牽牛郎(二)……………趙啓文——六〇
- (18) 皇姑……………劉淑貞——六五
- (19) 騙人的老鴿……………王至秀——六七
- (20) 蛇頭……………王平權——七一
- (21) 小銅鑼……………王之疆——七六
- (22) 小石人……………王平權——八一
- (23) 挖弟弟的眼……………徐志訴——八二
- (24) 小銅人……………劉華南——九二

(25)	妯娌鹹	王壽銘——104
(26)	張三	孫鑾——104
(27)	弟兄三個	王如鏡——104
(28)	沒有頭的強盜	王恕——104

山東民間故事

長蟲疊蟹

劉淑貞

有兄弟二人，大的叫阿大，小的叫阿二。阿大很忠厚，阿二非常野蠻。

一天，阿二要分居，把有用的、好的東西，都要獨得。阿大要平分。阿二不願意，就打起架來，到城裏去打官司。阿大先走的，路上碰着一條大蛇正在疊蟹，阿大沒有在意，儘自往前走，到了城裏，見兩座店緊靠在一塊。他就到南邊那店住下。

阿二後走的，走到路上，碰着一個蟹，便拾起來，綁了綁，提着

進了城，便到北邊店裏去住了，一進門就說：「掌櫃的！給我做做這
個鱉，好喝酒。」店主說：「行，化了多少錢？」「沒有化錢，走到
路上拾的，今天運氣真好！」

南店和北店隔着一壁牆，阿二說的這些話，阿大完全聽明白了。
就趕快去和北店主人說：「這鱉是蛇疊的，我見來，你千萬別做給他
吃。」店主人就把阿大說的話，對阿二說了說。阿二不但不信，並且
大罵着說：「他的心眼子長的彎彎着，他見我有東西就生氣！」

阿大說：「兄弟你不要性急，不信把鱉請店主人吊起來看看，如
果不是，當我說錯了。」

店主人就使繩子，繫着鱉的頭吊起來，鱉立刻變成一條大蛇。阿
二一見，果真是蛇變的，於是抱着阿大的頭大哭了一場。也不分居
了，也不打官司了，便回家親熱氣的又一同過起日子來了。

圖小利賒大本

王之玷

一家很窮的人家，是兄弟二人和他的母親度日。後來他哥娶了妻，一天他嫂子和他哥哥說：「咱和兄弟分居吧！叫咱娘和咱兄弟一家。」他哥哥聽了老婆的話，就和他兄弟分了居。

有一天，他兄弟背着他娘上山打柴，來了一陣大風把他娘吹到溝中跌死了！他守着他娘的屍哭了起來，忽然來了一個化緣道士說：「你哭什麼？」他說：「俺娘跌死了！」那道士說：「不要緊！你去掘塊泥來，我把她醫活好了！」他去掘泥去了，那道士把他娘的屍切成若干小塊，等他回來，見他娘成了碎屍，不覺生了氣，那道士說：「你不要生氣，我一定把她治好。」便用他掘來的泥，一塊一塊地黏了起來，吹上一口氣，那死屍就漸漸的活了！剩下的一塊泥，做了一

個小人說：「他叫小利，拿了回家去，要錢或要飯，只須把他的頭一拍，也就拿出來了。」一轉眼那道士不見了，他便背他娘拿着小泥人，柴不要了，很快活的回家去了。

回到家中，把小泥人的頭一拍說：「我要吃。」不久那小泥人就端出一碗肉十個饅頭來，叫他母子二人吃了，此後要錢也有，吃好的也有，便享起福來了。

隔了十多天，他嫂子到他兄弟家裏玩，正逢他兄弟在家和母親吃好飯，疑心是他兄弟偷人家的。便回家去和他男人說了，他男人立時去把他兄弟打。他兄弟說：「哥哥你爲什麼打我？」他哥哥說：「你上那裏去偷的人家的東西，叫人家告着，我也伴你倒霉！」他兄弟和他說了說怎麼的一回事，他哥哥回到家中，便對妻子說了。妻子說：「我給你做個小人，叫大本，你去換了他的來！」趕忙做成了一個小

人，正要去換，誰知天已黑了。到了第二天，他哥哥到兄弟家去換小人。他兄弟不肯換，被他哥哥搶着走了！他哥哥回到家中，正要把小人放下，那小人掙扎着跑了！他哥哥，他嫂子，正要去追，忽然起來一把火，把他家裏燒了個淨，他們夫妻二人不覺坐在那裏哭了起來。那時小利在天上說：「這是你們貪圖小利賒了大本。」

會算的張樂

王秉祿

從前有個很小的村莊，孤立在田野間，住民約有十數家。其中有一個姓張的，夫妻兩人度日，她的丈夫遊閒好玩，平日不肯做事，只圖舒服。

有一年的秋季，田間農忙已過，滿地只剩下一攢一攢的秫稭，這天早晨，張樂被他的妻子說的沒法了，就到外面拾糞去。走到一塊地

頭上，忽聽秫稽攢裏吱的一聲，他回頭就跑，以爲是個妖怪，待要吃他。他跑了一段路，回頭一看，原來是三隻小豬，他便放了心，拾着糞回家去了。

回家以後，吃了早飯，太陽已很高了，他又到門外的樹下睡了起來。正在睡夢中，忽聽着鄰居找小豬，他便跳了起來說：「哼！我給你算算吧。得給我點酒喝才行呢！」找豬的人不聽他的話，仍舊到處尋找，但仍沒有找着。後來只得去問張樂，張樂裝出了算卦的樣子，指着指頭，點着頭說：「一共有三隻，在西邊的秫稽攢裏，這一定不會錯的。」找豬的跑去一看，果然不錯。因此人家就叫他會算的張樂。

有一次，別村有人求算，他無論如何也是不肯去。後來沒法，只好去了。他坐在車子上，覺着愁苦不堪，懊悔不該故意搗鬼騙人，他

想：「我若直捷說是不會算，會叫人家打着，不如作鬼好了。」主意已定，他忽然很驚慌的說：「不好了，我家裏起了火了。」有我妻子一人在家，我得回去看看再去。」請他的人信以爲真，讓他回去。他心中十分歡喜，覺着這便沒事了，便很放心的走回去。

及至到了村前，看見村中真的起了火了，他便快往家中跑。一看，那火就起在他的家中，他便趕快喊人來，一陣忙亂，把火救下。這會算的張樂，名聲更大起來了。

正在這時候，皇姑失去了一對鐲子，皇帝差人到處尋找，並張貼通告說，誰能找着偷鐲子的賊，給他一百兩銀子，但日子很久，到底沒有人能找着。有人和皇帝說某村有個會算的人，名字叫張樂，算的十分靈驗，皇帝便差了許多的人，抬着轎，前呼後擁的去請他。

張樂一聽是皇帝的命令，不敢不去，便向他的妻子哭了一場。他

覺得此去毫無辦法，一定活不成了，便哭喪着臉，上了轎，差役們把他抬着走了。

到了皇帝家，進了宮殿，晚上大吃大喝一頓，又飲過茶，便和差役們睡了。

和他同睡的差役，就是那個偷鐺子的，這人心中胆怯，便好好的恭維起張樂來。夜已深了，張樂愁的還沒睡着，他一轉身，抹着了一個小銅鑼，他便打着，輕輕的說：「小銅鑼呀！小銅鑼呀！你快給我說罷！」這差役的名字，恰好就叫小銅鑼，他一聽到這話，便起來哀求着說：「你這仁慈的先生救我一命，千萬別說是我，那對鐺子藏在西邊那個大廟的西屋裏，一塊磚底下，我以後再不敢了……。」張樂這時快樂極了，便安然的睡了。

到了第二天，吃喝以後，吸着烟，又做出算卦的樣子說：「離這

宮殿約有一里，有個大廟，在那廟西屋的磚底下。」皇帝照了他說的話叫人去找，果然把鐺子找來了。皇姑大喜，就賞了他一百兩銀子。

有一個官，想再試試他的算法，把一隻寶貴的玉鐺，放在一個花池中，叫張樂算算在那裏。張樂玩耍到花園裏，見花園中，百花盛開，燦爛如錦。張樂一面看着好景，心中因不能算出那玉鐺的地方，一面却引起愁思來，不知不覺想到絕路上去，猛向荷池中跳去，許多的人忙把他拉住說：「不用你下去拿，找個人下去拿出來吧。」接着把張樂稱讚了一回，那個官又賞了些銀子給他，便把他送回家中。

從此這很窮的張樂，便忽然的富起來了。

一個瞎子

陳子亮

某地方有一瞎子，一天他用柺子點着路，拿着他那小鑼「噹噹」！

的敲着，向街上走，忽然聽見脚下有錢的聲音，他就俯身摸去。

「噯！今天好運氣，拾了二百錢！……」他很得意的把錢放在口袋中了。他心中很快樂，便街也不上了，坐在地下，心中亂想起來。

「我把這些錢，買個小雞，繁殖的多了，賣去。買一匹小驢，小驢大了，換一頭小牛。過幾年我買上幾間屋子，再過幾年我的錢就更多了，買上幾畝地，再娶上一個妻子，生了兒子我就叫他上學；他若不用心念書，我就用力打他。」想到這裏，不覺把桿子一舉，往下狠狠地一落，只聽得「砰！」的一聲，砸了一件東西。

一個賣盆的人，担了一担盆，剛巧走在瞎子面前，他聽着「砰！」的一聲，回頭一看，一個盆已經碎了。瞎子便將拾來的錢賠他。

這個瞎子空歡喜了一場。

誰砍我的高樓大廈

陳子亮

一家人家，兄弟二人跟隨母親度日。大哥名叫大生，是務農的，已經娶妻了。二弟名叫小生，是讀書的，還未娶妻。

一天他嫂子對大生說：「咱快和咱兄弟分居吧！你看咱兄弟穿的是細布衣裳，吃的是魚肉。咱！穿的是粗布衣裳，吃的是他剩下的，咱要過好日子，還是和他分居吧！」

他大哥起初不信，過了幾天被他妻子說信了，便和小生分居度日起來，母親由小生養活。

從此以後，小生便不上學了，專靠打柴養活母親。

一天小生到山中打柴，看見一棵大樹，他想：這樹如果砍倒，便可以賣許多錢。他想罷，拿起斧來砍了兩三下，聽得樹頂上有人說

話：「誰砍我的高樓大廈？」小生聽了，心中非常驚異，抬頭一看，是一隻老鵬。

小生說：「我啊！我專靠打柴養活母親。」

「你不要砍我的高樓大廈！到明天我背着你去拾點碎銀子，你拿了家去，與你母親度日好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小生拿了布袋很快活的向山中走去。到了樹下砍了兩下，老鵬便飛下來說：「小生，到了那裏的時候，你趕快拾上，我背着你快走回來，走的晚了，你的命有虧。」又接着說：「你閉着眼！」小生在老鵬背上，閉了眼，只聽得耳旁嗚嗚的風聲，十分驚人。不多時，老鵬說：「睜眼吧！」他的眼幾乎睜不開了。只見滿地上都是明晃晃的銀子，便趕快拾上了半布袋。老鵬說：「走吧！」小生便緊閉着眼，不多時回到家中。從此小生和他母親便很安適的過起日

子來了。

他嫂子知道了，對大生說：「你也不去看兄弟，他不知道向那裏做賊掘窟窿，偷了一些好東西來，和咱娘吃好的，穿好的，犯了罪的時候，半頭磚你不是個整的（意思是說連累）！」

他哥哥信了，拿着一根小棍到了他兄弟的家中。

「大哥！吃飯吧……」

「還吃飯啦！你是向那裏去做賊掘窟窿，偷了些好東西來，和咱娘吃好的，穿好的？快說！快說……」大生生氣的說。

小生把打柴的事說了一遍，大生頓時消了氣。拿着小棍回到家
中 把小生打柴的事和妻子說了一遍。

他妻子說：「不難！你明天也打柴去。」

第二天大生到了山中，也照着大樹砍了兩下，樹頂上說：「誰砍

我的高樓大廈？」

「我啊！」大生說。

「你不要砍我的高樓大廈。」

「我專靠打柴養活我的母親。」大生說。

「你不要砍我的高樓大廈，到明天我背着你到妖精國裏去拾點碎銀子，和你母親度日吧！」

大生聽了快樂的什麼似的，一路上跑跑跳跳，不多時便回到了家中。和他妻子說了說，他妻子也喜得亂跳起來。

第二天大生拿了三根布袋，心中想道：今天我去拾這三布袋，一輩子便坐吃清穿亨大福了！一面想着，已經到了。照大樹上砍了三下。老鵬便下來說：「閉着眼！」只聽得嗚嗚的風聲十分驚人。不多時便到了。睜眼一看，只見滿地上都是明晃晃的銀子。他一見銀子，

好似磁石見鐵一般便拾起來了。拾了兩布袋。

老鵬說：「走吧！」

他說：「再拾上點。」

老鵬說：「走吧！」

「再拾上點。」

忽聽得一陣風聲，來了一個大妖怪說：「好東西！你敢偷我的銀子嗎？」說罷便一口把大生吃了。

這時老鵬也飛走了。

孟姜女的故事

王秉祿

某一個鄉村，有姓孟的和姓姜的兩家，隔着一堵牆做鄰居。

有一年春天，孟家在牆邊種了一棵方瓜，最初也沒理會牠。到了

後來，這方瓜爬到姜家那邊結了一個很大的瓜，很是可愛。

方瓜已成熟了，孟家要想去摘來，那知姜家不允許，並且把這大瓜先摘下來了，也沒說句感謝的話兒。孟家生氣不過，硬去搶個，姜家更不肯放手，因此傷害了鄰居的感情，就爭執起來。

孟家說是他種的，姜家摘了去不行，非得給他的。姜家說在他那邊長的，不肯給他。兩方爭執不下，就進城去打成了官司。到了衙門裏，他們還是爭執得很厲害。官問明之後，吩咐把大方瓜剖開，家一塊，誰也不得再爭。及至剖開一看，裏面有個小閨女，長得十分美麗，這兩家又都願意，要這小孩，不要瓜了。

官沒法，就當堂判定，這小孩讓兩家養着，把她叫做孟姜女。

四兄弟

這一家人家，弟兄四個和他爺他娘過日子。有一天，他爺把他們叫到面前，對他們說：「你四個人都大了，咱家裏很窮，我看着你們出去學點手藝好不好呢？」他們弟兄個個都答應了。第二天早晨，四個人就拜別父母，一同走了。走到一個十字路口，見向外岔出四條路去，老大說：「大讓小，先叫四弟走，四弟！你走吧！這四條路，愛走那條就走那條。」老二說：「諸兄長在此，小弟何敢先走。」老三說：「先叫三弟走吧。」老三說：「還是按次序走，請大哥走吧。」老大說：「咱得定個日期，都於某時某日一齊回到這十字路口裏來，相約回家。」四人都同意。於是各奔前程去了。

過了幾年，他們預約的日期來到了。果然在這天，他們弟兄四個都趕到那十字路口，重相會見。老大問道：「二弟，你學的甚麼？」老二說：「我學的鐵匠。」接着問道：「三弟你學的什麼呢？」老三說：

「我學了個鞋匠。」老四插嘴道：「大哥，你學的什麼？」老大說：「我學の木匠。四弟，你學的甚麼呢？」老四答道：「我沒學着甚麼，我學會著、吃。」他剛說完，他那三個哥哥都一齊着急起來，對他說道：「你沒學着什麼，咱爺不要呵斥你嗎？你快胡亂編個謊吧！」他答道：「我不管他，咱爺若是不要我，我不著，不吃，真個的那些叔叔大娘就不可憐我。」於是他們四個人，便一同回了家。到了家中，這個問題了爺好，那個問題了娘好。他爺說「大兒你學的什麼呢？」我學の木匠。「二兒你學的甚麼？」我學的鐵匠。「三兒你學的甚麼呢？」我學的鞋匠。「小兒，你三個哥哥都有活做了，你學的甚麼呢？」我什麼也沒學着，我學會著、吃。」他爺一聽這話，生起氣來，憤恨的說：「哈！你怎麼這樣沒出息！你那三個哥哥都有活做，我給他各人說上個媳婦，你快滾出去吧！我不要你了。」

他只得哭喪着臉走了出去，找人給他講情也沒講下來。他沒法，就找了個看場屋子住下了。他却有一件寶貝物，要吃飯時，只要口中念念有辭說：「狗皮一張，瓢一扇，我待要吃一頓好餐飯。」立刻就出來一些好飯食給他吃，他吃飽了，再說一遍「狗皮一張，瓢一扇，給我快收回去吧。」那些飯就沒有了。他娘聽着人家說：「你小兒，在東邊那看場屋子裏：吃好的，喝好的，也不知道是個什麼事？」他娘便想去看看，有一天，老四正在看場屋裏吃飯，忽聽破門吱吱一聲，急忙說：「狗皮一張，瓢一扇，快收回去，快收，快收。」一個女人推門進來。一看，原來是他母親。只聽他母親說：「好孩子！你是在這裏吃好的喝好的呀！」他慌忙說道：「娘，你不要和我爺說，我給你吃點。」口中又念念有辭說：「狗皮一張，瓢一扇。俺娘待要吃頓好餐飯。」立刻又出來了一桌子好飯，他娘吃了，就回家去了。他娘

回到中把這事和他爺說了。他爺一氣跑到看場屋子外邊罵道：「你這個東西，你爲什麼要了好東西不給我吃，不孝順我，可惡！」老四答道：「爺！你不要來胡纏！你把我趕出來，你還管我的事幹麼？你快走吧！」他爺給他好譏笑。後來央人說事。說了好幾回，老四才好歹的家去了。他爺趕緊給他說上一房老婆，又把他那三個哥哥捻了出去，光留他這個小兒，吃起好飯來了。

乾兄弟

王之玷

有三個賭錢人，拜了乾兄弟，大哥叫張三，二哥叫福來順，三弟叫李萬有。福來順娶了妻了！張三、李萬有都是光棍。有一夜，三人去賭錢回來，在路上張三說：「我們去創關東吧？」李萬有說：「去就去！」福來順接着說：「但是咱們去了，我的妻誰看管呢？不如叫

三弟在家給我看管着，我們二人去。」李萬有說：「行，行，你們創了錢，得有我的份。」那二人說：「那是自然。」到了第二天，張三、福來順就走了。一去去了十多年。有一天二人商量回家，二人主意一定，便回家來了。到他莊前的小河橋上，張三起了黑心，把他二弟推在河中溺死，自己拿了錢回家來了。回到家中，他三弟問道：「二哥呢？」張三裝出悲哀的樣子說道：「您二哥在關東染時症死了！一共創了二十多塊錢，全給他出了個殯，我好歹的要着吃回了家！」李萬有聽了便大哭起來，一直哭到黑天，才不哭了。夜間李萬有做了一個夢，夢見福來順對他說：「三弟！咱大哥，心腸太壞，我和他一同回來，走到莊前橋上，他把我推到河中溺死，自己把錢獨吞了，你到明天去那河上釣魚，我叫你準釣着鯉魚，你拿到家中和你二嫂子吃了也可以，賣了也可以，你去時要三更天。」說完便去了。

到了明天李萬有和他嫂子說了說昨夜的夢，他嫂子說：「你去的時候，揹着二兩酒，把他叫出來，你和他喝一喝。」他答應了，到了晚上三更時，李萬有打了二兩酒，拿了釣魚竿便去了。到了那裏把竿子放下。說：「二哥出來喝酒吧？」不久福來順從水中走出，對李萬有說：「還是三弟好，知道我好喝酒，就揹酒來給我喝。」把酒喝上了，便說：「三弟你釣魚吧！明天晚上再見。」說完後便不見了。李萬有把竿子向上一提，果然有一條大鯉魚。他便拿了家去賣了，和他嫂子過日子。自此以後，每天晚上去釣魚，日子過的非常舒服。有一晚上，他又去釣魚，到了那裏，拿出酒來說：「二哥喝酒吧！」不久他二哥出來了。喝了酒說：「三弟我在這河中住的日子不少了！要到青州去做官。到天明從這裏走一女人，他走到這裏，一頭倒在河中，就把我替出來了，你想我時，可到青州去找我。」他走了之後，李萬

有魚也沒釣，便回家來了，到了第三天上，他預備了乾糧，便向青州去了。走了多日才走到。到了那裏住了一家客店。晚上來兩個鬼說：「大老爺有請！一他知道他二哥叫他。便放開膽子，跟鬼去了。到了那裏，他二哥出來接了進去。吃了飯，給了他一口袋棗說：「現在有一種時症，非棗不治，你拿了去，好賣給人家治病，明天就賣。二兩銀子一個，少了不賣，你去吧！」又叫兩個鬼把他送了回來。到了第二天，他拿了棗在店門口叫賣，不久來了許多買客，賣了許多銀子。他便買了一匹馬騎着，雇上兩輛大車，把銀子拉了家去，過起好日子來了。

一個打柴的人

劉傳樸

從前有一個樵夫，他住在一座大山下面，娘兩個過日子，他每日

向山裏去打柴。有一天，他正在用鐮刀割亂草，忽見草裏，有一個圓東西，近前一看，原來是一個大蛋，和小盆那樣大。他便把蛋抱了回家，對母親道：「媽！你給我這大蛋，好好的保存着，不要弄破了。」他母親很驚訝的問道：「呀！怎麼有這麼大的蛋！」說着便將蛋接過來，放在匠頭上。他就又去割草去了。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不覺已有一月多了。在一天早上，樵夫正在和母親吃飯，忽見那大蛋在匠上亂滾，滾了不多時，那蛋忽然裂爲二半，從裏面出來了一個似鵝非鵝，似鷹非鷹會說話的鳥來。這時他們母子兩人都驚呆了。待了許久，他才問母親道：「娘呀！這是什麼東西呀？」他娘說：「我不知道，咱先把牠養着，等大了的時候，再認認是什麼東西吧。」他說：「好的！好的！」說完便拿了些剩飯給那東西吃了。於是他們便添上了一個同居的伴侶，他們母子兩人將這

東西養了約有一年多，那東西長的和小牛那樣大，牠整天跟着人玩。有一年的秋天，牠對主人說：「主人呀！我現在已長成了，我要報答你的恩惠，我給你娶一個很美麗很好看的皇姑，做媳婦去，你好好的等着吧！」說罷將身子一蹬，將翅子一伸，便飛向空中去了，一剎那間，便不見了。牠的主人——母子二人十分歡喜。到了第二天的中午，樵夫正在院中工作，忽見那東西，回來了，並且口中還銜着一隻鐲子。牠說：「主人呀！這是皇姑最愛的一隻鐲子，你拿了去給她，她就和你結婚了。」牠說罷，便飛去了。

到了第二天，他拿了那鐲子，到城裏去，見許多人圍在一塊，在那裏看什麼。他問道：「你們在這裏看什麼？」有一個老人對他說：「這是皇榜，皇姑失了一隻鐲子，說是誰能找着獻上，便把皇姑給誰做媳婦。」他聽了十分快樂，便將鐲子去獻給皇帝，於是皇帝便將

皇姑，給他做了媳婦。

神錐子

孫啓祥

王小每天早上到莊外去拾糞一次，有一天早上，他照舊的出去拾糞，見一討飯老人，全身疽瘡，破皮流血地躺在地下呻吟着。王小見了十分可憐他，便把他背到家中，終日請醫生給他醫治起來。過了幾個月，他好了要走，王小很不願意，但他一定要走，只得允許了。當他走的時候，送給王小一把錐子，說道：「這把錐子掘一掘地，地裏就出來很多的金子。」說完將錐子遞給王小，一閃不見了。

王小把錐子拿到家，收拾起來，沒有錢時，便拿出來掘地，果然從地裏掘出很多的金子。王小有了錢，娶了妻室，糞也不捨了，過起快樂日子來了。

過了幾天，他妻子說：「這錐子的把太短了，不如叫鐵匠換上個長的。」他聽了，便拿着錐子去找鐵匠。剛走出門，碰見一個挑着擔子的鐵匠，從他身前經過，王小便把錐子交給鐵匠，要他換上個長把。換上長把以後，再掘地時，地裏便不出金子了。

王小很急的出來叫鐵匠賠，但鐵匠已走遠了，他垂頭喪氣的向家走，見空中有一扶拐的神仙對他說：「我是鐵拐李，錐子給我換來了。一說完一閃就不見了。王小這時才知那鐵匠是神仙變的，那錐子是神仙的，現在神仙又換了回去。」

豈有此理

王如鏡

一家弟兄三個，分居度日。三人都犯同一個毛病，好說「豈有此理」四字。

一天是個舊節，大哥請兩個弟弟吃酒。兄弟們很快樂，喝着酒閒談起來。

老大說：「人家都笑咱弟兄們好說『豈有此理』四字，今天咱們弟兄都在這裏，咱就打個賭，往下不再說那四字了，別叫人家整天價笑話。」

老二說：「恰好我們春裏糧食不夠吃的，往下誰再說那四字，罰他兩石穀子。誰得着，誰舒服些。」

經過了老三的同意，三人便照辦了。

老大舉杯說道：「昨天晚上南園裏那個井跑了，我去擔水找不着了，也不知跑了那裏去了。」

老二接口道：「怪不得今日黑夜裏，我聽着我那屋山頭上洗漬洗漬的，還是南園裏那個井跑了。」

老三不勝驚異，順口說道：「豈有此理，那有這樣事。」

老大老二齊說道：「你犯了，毋罰吧。」

老三大生悔恨，但是也沒法了。只好對他兩個哥哥說：「哥哥們，我現在拿不上，給我個日期吧！誰叫我犯了來。」

老大說：「五日的期好了；這個日期不少吧？」三弟應允了，大家吃了飯，就各人回家去了。

老三很愁悶的走到家裏，他的女人問他：「你又爲甚麼事生氣？今天大哥不是請客嗎？你沒去？」

他很氣憤的把受罰的事說了說。他的女人說：「你不要愁，這點事好說。」

到了第五天上，期限已滿。老三對他女人說：「今天限期到了，你說不要緊，沒有穀子給人家，怎麼辦呢？」他女人說：「不要緊，他

們來時，一定在外面叫門。當門裏鋪上個蓆，你在那上面躺着裝死，他們叫門的時候，我就哭，他們一定要問是甚麼事，自然就罰回來了。」

不多時老大老二果然來了，在外面叫門，老三趕快躺到蓆上，他的女人放聲哭了起來。一面哭着，一面去開門。

老大問道：「三弟怎麼的？」

老三的女人哭着說：「他剛才從外邊來，叫我燒開了一壺水，他倒了一碗正在喝着，忽地撲通跌倒就死了。這以後俺待怎麼着過呀！」

老大老二一齊說：「豈有此理？那有好好的一個人，喝了兩口開水就死的？」

老三一翻身爬了起來，大聲說道：「不該了！不該了！」

張三搗鬼

劉華甫

(一)

在一個晴和的早上，太陽暖融融的照着張三搗鬼的破屋，從屋頂的一個破窟窿裏射到屋內一綫紅光，經過了懸在梁上的兔網，將牠一分析，好像一片片的花瓣鋪在地上。

這時張三搗鬼還沒有起來，正伴着他的兩個孩子躺在被窩裏，呆呆的望着地上星星點點的陽光。

「開門！張三搗鬼在家裏沒有？」一聲粗野的喊叫，自外面傳來。

張三搗鬼聽了，大吃一驚，急忙披上衣服，悄悄的走下牀來，從門縫裏一瞧，見籬門啓處，一個滿臉兇氣，像差役模樣的人，走了進

來。張三搗鬼知道事情不妙，連忙把門用棍頂好，又把梁上掛着的兔網拿下來，使一根繩子，把牠穿成一個兜，張在屋頂上的窟窿口下面。安排停當，自己仍舊回到土匠上去躺下。

「張三搗鬼在家裏嗎？」那差役在院子裏問。

「在家裏。誰呀？」張三搗鬼故意沙啞着嗓子，像才睡醒似的。

「我是閻王處的差役，今天特來喚你。」

「啊！原來是上差到了，失迎！失迎！請屋裏坐坐吧！喝碗茶，

咱一同走！」

「是的！咱走的實在太疲乏了，請你開放門，咱到裏面坐坐，休息休息！」

「不瞞上差說，我實在懶的不像樣了。自從前天夜裏下大雨，屋上塌下一些泥土來，把門淤塞住了，直到現在還沒有扒開呢！——我

們一家人，這幾天都是屬鵝鵝的走「天門子」。

「哈哈！這真是一件奇事！咱今天也走這個『天門子』，交交好運。」那差役一行說着，爬到屋頂上，向着破窟窿裏一跳，一撲的一聲，正落在網兜子裏，那網兜子上的繩子一束，一付大兔網，便成了一個無口的袋子，將那差役裝在裏面。他只急得手撓足蹬的向四面掙扎，但是一點也不發生効力。

張三搗鬼將那網袋子放下來。又去找了幾根繩子，把那差役細個結實，拖到後園一棵小棗樹底下，用一個大襖把他蓋了起來。

那差役在襖底下亂喊。張三搗鬼拍襖對他說：「老哥！不要喊吧！你要知道這『天門子』是不好走的哪！你想着交交好運？哈哈！將就着上了當吧！」

閻王爺爺自從打發去拘張三搗鬼的差役走了，他便坐在堂上等着，看看等到過午了，不但張三搗鬼沒有拘到，就是連那去拘的差役也不見回來；心中十分納悶。便向着兩旁站班的小鬼問道：「這去拘張三搗鬼的怎樣還不回來？」西班牙裏走出了兩個紅眼鬼子說道：「一定是找錯了門，所以至今還沒有回來，我們兩人願去看一看。」

「好！你們須要快去快回！」閻王說。

「是！——兩個紅眼鬼子答應着走了。」

兩個紅眼鬼子到了張三搗鬼的門口，站下問道：「張三搗鬼在家裏嗎？」

「在家裏！誰呀？請進來吧！」裏面說。

兩個紅眼鬼子走了進去，見張三搗鬼拿着一口小鍋在那裏刷。見他們走進來，便將小鍋放下，滿面堆着笑容迎接出來說道：「兩位先

生從那裏來？請到裏面坐吧！」

「我們是閻王爺堂前站班的鬼，奉命來叫你。」

「啊！我的壽命已終了嗎？——張三搗鬼裝出很愁苦的樣子。」

「是的！」

「唉！我真是做夢也想不到，我這一些未做完的事，只好拖開了。幸虧我把一件最要緊的今天已着手做了。——請頭們等我一等，我去熬點膏藥，給俺鄰人醫好紅眼子再跟着你們走吧！」

「你會治紅眼子嗎？」兩鬼子聽說他會治他們的病，歡喜非常。

「豈敢說『會』，這不過是我小的時候跟着俺父親學了點偏方罷了。」

「看你這樣謙虛，一定是個手段很高明的，你看，我們也是兩個紅眼子呢！你既要熬紅眼子膏藥，橫豎一個牛也須看，兩個牛也是

放。請你多熬一點，也給我們醫治醫治吧！」

一兩位既是要治眼，須能吃苦才行。因為我熬的膏藥在剛敷上時，稍稍有點難過，直到乾了才覺得舒服。」

「只要能治好眼，就是吃點苦我們也是甘心情願的！」兩鬼子齊聲說。

於是張三搗鬼去找了些水膠，放在小鍋裏，添上水，熬了起來。水膠漸漸的熔化了，變成一些濃的液體。張三搗鬼見時候已到，便說道：「藥已熬好了，請頭們來擦吧。」

兩鬼子眉開眼笑的走了過去，張三搗鬼令他們閉着眼，把膠水給他們塗在眼上，又去找了一塊布，牢牢的糊住，說道：「一貼好了，你們出去晒晒吧！」

兩鬼子站在天井裏，仰着頭，叉着腰，晒了有半天，張三搗鬼

看了看說：「可以了，藥力已盡了，跟我來，去給你洗了去，眼就好了。」說着，一手拉着一個，走到一個井台上，兩手用力一推，只聽得「撲通！」「撲通！」兩鬼子都跌到井裏去了。

張三搗鬼坐在井台上，見兩鬼子在井內翻上翻下，互相揪扭，不覺大笑起來。當他將要走的時候說：「這樣多的水，你們還不快洗洗自己的眼，還要打的甚麼架？」說完就走了。那兩鬼子在井裏掙扎了一回，肚裏已積滿了水，漸漸的沉到井底去了。

(三)

閻王爺爺兩個見紅眼鬼子去了半晌，也儘不回來了，真是萬分焦急。旁邊走出赤足鬼來說道：「大王爺錯用了人。紅眼鬼子的脾氣，我們摸着的，他們向大王攪差，是想借題目出去找地方喝酒，這時恐怕還不知睡在那個酒鋪裏呢？大王就是再等一天，也是不會見人來

的。依小的愚見，還是小的去，倒不誤事。」

「你去吧！等紅眼鬼子回來，定要嚴重的懲辦他！」閻王生氣了。

赤足鬼領着令牌，走到張三搗鬼的門外，也不用吆喝，一直走了進去。

這時張三搗鬼正在家裏推磨，看見赤足鬼走進來，慌忙迎接上去，把他讓到屋裏。

「閻王叫着你了，跟我走吧！」赤足鬼先開口說。

「咳！我真料的不錯！我自昨夜做了一個怪夢，知我已活不長久了。明天便趕快給孩子們辦下點口糧。誰料今天頭們就來了呢？」

「你給他辦下五天六天的口糧，僅能五六天餓不死，他們吃完之後，你還能回來給他們辦嗎？可是他們過了這幾天，就長大了嗎？」

赤足鬼不耐煩的說着，想催促張三搗鬼快走。

「頭領說的不差，不過這裏面還有原因呢。——我」搶信給他舅。大概三五天內就來搬他們了。我死了以後，有這兩個孩子存在，那也算是我在人間創了一回。……唉！只是可憐，……這兩個孩子，很小他母親就拋開了他，於今眼見連個父親也……沒有了！……」張三搗鬼說着，淚珠兒澈澈的落了下來。那赤足鬼覺得非常可憐，便很慷慨的說道：「這不算甚麼難事！我幫助你辦完了口糧再走。」張三搗鬼千恩萬謝的向赤足鬼叩了頭。大家走進磨棚裏去，赤足鬼拉磨，張三搗鬼打籬，都一齊工作起來。

張三搗鬼瞅了一個空，走出來端了一籬蒺藜，在磨屋裏一撒，把門關上，從牆上拿下一枝皮鞭來，向赤足鬼身上抽去，赤足鬼痛得滿屋子裏亂竄，兩足被蒺藜刺得鮮血淋漓，叫哭連天，好容易撞開門，

跑了出去，兩足上的簇藝也不迭的掉下來，拚命的跑到閻王爺爺那裏去了。

(四)

閻王聽了赤足鬼的話，又看了看赤足鬼身上的傷痕，只氣得肝裂腸斷，大聲喊道：「反了！反了！小小的一個張三搗鬼，竟敢傷起我的差役來了！大班鬼！過來！你們去把張三搗鬼拴來，在堂下用亂刀毆死，再將他的肉醬攪上石子鋪路，使他永遠在腳底下糟塌着……」

大班鬼走出跪下，連連叩頭道：「小的實在不敢去拘張三搗鬼，請大王寬恕我。張三搗鬼是善於搗鬼的，我們真怕他搗！」

「你們真是些無用的東西！不用你了！拉過我的千里馬來！我自己去！」閻王越發怒了。本來黑漆漆的圓臉，現在彷彿是一個紫色的蘿蔔了：兩邊的小鬼牽過千里馬來，閻王飛身上馬，叮噹而去。

張三搗鬼自赤足鬼逃去後，知道事情弄大了，天天在門外探望。這天正在門外看着，只見正南大路上跑來了一匹千里馬，上面馱着一位王者，知道是閻王親自來了，他就坐在籬笆下等待着。

閻王的千里馬，漸漸逼近了。張三搗鬼慌慌張張的迎上去，跪伏道旁說：「小的該死！」閻王皺了皺眉頭說：「你好大胆，竟敢傷了我的差役。起來跟着我走吧！」

「且住！大王騎了千里馬，小人步行如何跟得上？不如大王等一等，待小人尋一匹坐騎來好不好？」

「那也行的，但去了要快快來！」

張三搗鬼回家去了，閻王在外面等了好一會，不見出來，心中十分焦燥，他便把馬拴在樹上，自己走到張三搗鬼的家裏，一進了門，只見一個大泥牛晒在天井裏，張三搗鬼守在旁邊。

「你不是去找坐騎嗎？」閻王先開口問。

「是的！坐騎已找到了。大王你看這坐騎怎麼樣？」張三搗鬼指着晒的泥牛給閻王看。

「你是瘋子？一個泥牛怎麼好騎呢？」

「不，大王，我這牛是一個很好的坐騎。——這時你看牠不能動彈，等牠乾了的時候，你若騎在牠背上，扎一錐，滿天飛，拍一把，滿天發，打一鞭，走一千。勝過大王的千里馬萬倍。」

「真的嗎？」

「不是真的，如何敢應承騎着牠跟着大王的千里馬走。」

「那麼咱換了騎着行不行？」閻王豔羨那泥牛了。

「那也行的！——不過我這泥牛是認生人的，恐怕牠不受你的約束。」張三搗鬼現出窘怕的面色。

「那怎麼好？」閻王焦急了。

「有了！我們只須把穿服裝飾調換過來，那牛自然就不疑你是生人了。」張三搗鬼假作忽然得計的模樣。

「好！」閻王因為想騎神牛，對於這辦法也很贊成。

「兩個人便把服裝更換過來，把面貌也用色筆改了。張三搗鬼跨上閻王的千里馬，風馳電掣般跑去。

到了酆都城閻王府，許多小鬼都來迎接說：「大王回來了？叫了張三搗鬼來了沒有？」

「叫了來了！你們預備着拿人吧！」假閻王說。

許多小鬼都歡喜非常，個個磨拳擦掌，等候張三搗鬼到來。

那真閻王見張三搗鬼騎着千里馬走了，自己也跨上泥牛，拍了一把，那牛也不發，扎了一錐，那牛也不飛，打一鞭……任你怎樣辦牠

只是不走。心中異常的懊恨。慢慢的踱出籬門，猛然醒悟「啊呀！我又被張三搗鬼欺哄了。」

真閻王急急忙忙的跑回鄆都城，只見張三搗鬼穿着他的服裝，站在門首。他真氣得眼裏的火星亂迸，恨不得很快走上前去，吩咐着小鬼將他拿下，碎屍萬段。那知當他走近了的時候，那張三搗鬼吆喝一聲「張三搗鬼來了！都一齊給我打！」接着「噢」的一聲，小鬼們都持着皮鞭粗棍擁了上來。

「不要打！我是閻王。」真閻王說。

「嘿，這是甚麼地方，還容你搗鬼！打！」假閻王說。

「你們不要打啊！我的衣服是他換去了。」真閻王急了。

「不用聽他搗鬼！打！」假閻王故意的怒了。

「你們這般無知的傻蛋！怎麼連自己的主子都不認的了！」真閻

王仍是分辯。

「我們這次不聽你搗鬼啦!!!」小鬼們齊聲說。

「把他用亂刀垛了鋪路吧!」假閻王吩咐着，小鬼們一陣亂刀，將真閻王垛成了肉泥。從此張三搗鬼便在那裏做起閻王來了。

石蟹的由來

孫啓祥

相傳有一年大亂，皇帝和皇太后逃走在外，逢着天降大雨，母子二人，就奔到山前一塊大石底下避起雨來。

這時來了一個樵夫，對他二人說：「這大石很危險，如果掉下來，你兩人要壓死在底下，趕快起來吧!」皇帝很傷心的說：「這大石掉下來時，我就變個石蟹吧。」他母親一聽這話，趕快跑出來說：「我兒快出來吧!你又忘了你是金口玉言了嗎?」

但是皇帝老不出來，等了一回那塊大石果然落下來，把皇帝壓在裏邊，就變成了個石蟹了。

南山槓子（一）「槓子」的意思等於文言的「懸」

徐志訴

一個南山槓子，家裏有一婦一女。他的女兒二十多歲了，還沒有一個人家。要是去個媒人給他閨女提親，他必定問道：「什麼官宦主呀？」人家得說是不是官宦主，他就不和人家做親。有一天去了一個媒人，和他說：「我來給姑娘找個主呀！」他又問道：「什麼官宦主呀？」媒人說：「這個官宦主可不算小，他的老的早先坐過大官來。」他一聽說是早先坐大官的就一口應允了，這個官宦主早先是個財主來，現在已很窮了，只還有塊好宅子。一聽說有人給他的兒子說媳子，也很歡喜：就和南山槓子做了親。查了個好日子娶了。過了七八

天，南山槓子在家裏和他的婦人閒談，他的婦人說道：「你也不去看咱閨女，這麼些日子了！」他說：「是的我得去看看了！多會去呢？」到了第二天，他上集上去，特地問道：「人家官宦主家看閨女都是些什麼日子？」人家說：「搬七還八看十二日。」他家去和他的婦人說了。他的婦人想了想說：「搬七就了，還八也誤了。等着去看十二日吧。」到了十二日的那一天，他的婦人給他煮上了一碗子饅頭。他就去了。到了她閨女家的大門口裏，看見門頂上有些哈叭狗子鋼叉獸，他就站在那裏看了起來，他心裏想道，這是什麼東西？八分是些糞杈子吧！他的閨女在家裏覺着悶的荒，心裏想道爺怎麼還不來看我？出去看看來了沒有？一走到門口，正好看見她爺站在門口裏。她說：「爺，你還不來家？還在這裏儘看什麼？」他心裏想道，儘看？你不用掉文我聽，我知道了，這門頂上還是些「儘看」。他進了大門，

看見門用油油得很明亮，他就儘使手摸了起來。他閨女說：「你待試什麼？」他心裏又想，試？你不用掉文我聽，我知道了，這就是獅子。到了家裏，他親家把他迎接過去。坑上鋪着花褥子，他不敢上去。坑前裏有些座位都很漂亮，他怕弄髒了，也不敢去坐。就在匠前裏蹲了起來。他親家見是兒的丈人來了。就去上他鄰家借了個小驢，借了斗麥子，在磨上推起來。他從窗戶眼裏不轉睛的看那個驢，不知是什麼東西。他閨女說道：「你在那裏相什麼？他心裏又想，相？你不用掉文我聽，我知道了。這就是個「象」。到了吃午飯的時候，給他趕了些餅吃，他心裏想道：這是什麼東西？怎麼這個樣子？吃完了飯的時候，他心裏想道。他要是留下我，我在這裏看看才好啦！吃完了飯，待了多時，他也不說走。直到快黑天的時候，他才說：「我得走呀！」他親家說：「快在這裏住下吧。」他的心裏很樂意就住下了。

到了第二日早晨，他閨女給他拿了一個洋瓷臉盆，一塊肥皂，一條手巾，給他洗臉，他心裏想道，還是官宦主好，早上還吃點心。他就拿起那塊肥皂來咬了一口。他覺着不好吃，趕快喝了一口水，吃着肚裏不好受起來。他心裏又想，這些東西，人家財主家怎麼吃着？他有心不吃又怕人家笑話，他天生窮漢肚子服不的參，他就喝幾口水，吃一口肥皂，把水也喝乾了，把肥皂也吃上了。他又用手巾擦了擦嘴。他閨女來拿洗臉水，看見肥皂和水都沒有了，知道是叫他吃了，不覺把他瞋了一眼。他只知道是嫌他吃的慢了。他吃上了肥皂，肚中極其難過，待要大便。就問他閨女道：「毛廁在那裏？」他閨女給了他一捲手紙，說：「在北邊的屋後裏就是。」他到了毛廁裏自言自語的說：「還是財主家有禮，拉屎還得燒紙免災。」他把紙燒了，還叩了三個頭。回到屋裏，他覺着肚子裏還是不好受，就向他閨女要出碗子來，

拿着趕快走了。他一氣走到家中，口裏還喘氣未定，他婦人問道：「你看的咱閨女好不好？」他說：「你快拿過烟袋來，我吃袋烟再和你說說官宦主的好處。」他婦人遞過烟袋去，說：「你快和我說說官宦主的好處吧。」他說：「獅子把門象推磨。儘看就在牆上坐。拉屎都是揸着半刀紙。早上還把點心吃。」他家裏說：「還是官宦主好。再看的時候我去看呀！」

南山槓子（二）

王伯鑫

南山裏某村有一家人家，夫妻兩個和一個女兒三口人過日子，一日那婦人向她男人說：「咱女兒快到出嫁的日子了，你連個鏡子也不給她買，叫她終日唸嚙我。」

「怎麼不買？來了山我就去買。」

一日某一個大地方逢山，這個人想去給他女兒買個鏡子。但是自己又不認得鏡子是怎樣的一件東西。就向他女兒問道：「什麼呀！你不是要買鏡子嗎？你和我說說鏡子是什麼樣，我去買去！」

他女兒聽了她父親待去給她買鏡子。覺着非常快樂。但是她也不知鏡子是什麼樣，只聽人說能看人的就是鑲子。便和他父親說：「能看人的就是鏡子。」

他聽了很歡喜的說：「這我就知道了。」便拿着錢上山去了。到了山上，人山人海，做買作賣的人非常多，他看看這個鋪上沒有，看看那個鋪上沒有，心中十分煩悶。心中暗想：怎麼這麼些賣東西的，連個賣鏡子的也沒有。他一面想着又向前走，到了一個鐵器鋪上，見放着一個爐底在那裏賣，上面有許多洞，他拿起來一看，能夠看人。這時他非常快活，以爲此物定是鏡子了。便問明主人要多少錢。付了

錢就得意洋洋的拿着回了家。

到了家中，滿臉帶笑向他女兒說：「你看我給你買的鏡子好不好呀？全山上就這一個，叫我買來了。一他一面說着把爐底給了他女兒。

他女兒接過爐底。一看果然能看着人，非常快樂。便問她父親飢了不，喝了不，做飯你吃，燒水你喝，侍奉起來了。

到她出了嫁，到了她婆家裏。便把父親給她買的大鏡子拿出來，放在窗戶台上。她的男人看見了，問是何故。

她說：「這是鏡子。」

她男人聽了便哈哈大笑說：「這不是鏡子。這是燒飯用的爐底呀！你快拿了罷！到明天我去趕集給你買個鏡子。」

她聽說非常不高興，但是她的男人不準放着，只好拿了起來。

到第二天她男人去趕集，給她買了一個很好的鏡子來給她說：「你看這不是個鏡子。」

她接過一看。見裏面有個很美麗的女人，他頓時不高興起來了，因為她不知裏面是自己，錯認為她男人還有一個妻子。過了幾天，她娘家來了，叫她家去。她一到家見了父母就大哭起來。

她的父母見女兒剛到家就哭起來，趕快問是什麼事。她說：「您給我找了那麼個主，前房人家還有個媳子，現在我不是得做二房了嗎！給您看看這東西，就看着他那個媳子了。」一面說着，把那鏡子給了她母親。

他母親接過鏡子來一照，果然裏面有個老婆子，但她也不知是她自己。便向她女兒勸道：「女兒呀！你是好孩子不要哭了，二房不二房的，好熬了，不是年小的，您男人年小小的，你也年小小的，不要

管了，快別哭了！」

牽牛郎（一）

遵啓文

牽牛郎家中有哥哥嫂子，以務農爲業，他很小時父母就死了，靠着哥嫂生活，他的哥哥在外作活，不常來家。他的嫂子很厲害，每天叫他到野外去放牛，晚上回來還不給他頓飽飯吃。他一年大起一年了，他的嫂子還是照常虐待他，他整天垂頭喪氣的在野外綠草地上放牛。

有一天他正在草地上站着，心中異常的難過，忽聽得他牽的那頭老牛對他說道：「今天你的嫂子要做角子你吃，你千萬不要吃，那裏面包着毒藥，他想除了你這一害，他們好安安適適的過好日子。你要記住我的話，倘若你死了，誰和我作伴呢？」牠說着，眼裏流出淚

來。

牽牛郎這時不覺心中一酸，號啕痛哭起來，心中暗暗的想：

「我待怎麼活呢？」

「你不要哭，只要記住我的話好了。」老牛對他說。

日西了，他心裏記住老牛和他說的話，面上却一點聲色不露，牽着老牛回家去了。

「兄弟！你放牛回來了，辛苦啊！今天你哥哥生日，包的角子，我已吃過。這是留給你的，你快拿去吃了吧！」他嫂子很和氣的說。

「她今天怎麼這樣好？老牛說的話，一定不會錯的，我不如給狗吃了，試驗一下。」他心裏默默的尋思着，走到磨後，偷偷的給狗吃了，誰知那狗吃了之後，便直挺挺的躺在地上死了，他把狗的屍身用糞筐蓋了，就去睡了。

次日早晨仍是到野外去放牛。老牛這時又說起話來了。「我說的怎麼樣？不然咱就離別了。」

「謝謝你的恩惠！但是我這回怎樣辦呢？」他說着又掉下淚珠來了。

「你不要哭，依我看來，你不如找你舅父來分居，」

「我的舅父那能聽我說，一定沒有我打的四五六。」

「你怎麼這樣小心呢？我有辦法。」

「那麼謝謝你！請你給我打個主意！」

「你不要慌，先聽我來說——你的舅父來到，你的嫂子一定不願分開，你不是還藥死一隻狗嗎？到了那回，你把牠拖出來，就在你舅父的面前，叫他看着辦！你舅父主張的時候，她一定說：「俺要野外的田地和房屋！」你就讓她，你只要我和那輛破車子，就夠了。」

「這話我一定遵辦，但何時去呢？」

「今天晚上就要去！」

太陽光淡淡的斜射到樹梢上，日影將暮，他牽了老牛，慢慢的回到家去，這時太陽的餘光已沒，大地一變而為黑暗了。他趕緊放下牛，在黑暗中一歪一斜的跑到他舅父那裏。見了他舅父哭着說：「我不能和我哥哥嫂子在一起過活了。請舅父給我們分開。」

「你嫂子又打你來？」

「沒！我不願和他在一起生活了。」

他舅父莫明其妙，只好等到大明，和他一同到他家去。

「你叫咱舅父來做甚麼？」

「不做什麼！咱舅父來給我們分居。」

這時他嫂子什麼話也沒說，笑着把她舅父接進屋裏。就去做飯去

了。

牽牛郎從磨旁拖出那個死狗來。把他嫂子嚇壞了。

「這是我嫂子前晚做角子給我吃，用毒藥包的，我沒有吃，給狗吃了，誰知那狗立刻死了，這都是我嫂子做的事。」

「自昨天我不見這狗了，原是你打死了！」他嫂子面上現出一種難看的顏色來，紅一陣白一陣的。

他的舅父早已看破了，知道這是他嫂子要害牽牛郎的性命，便說：「今天我給你們分開吧！」

「俺要田地和房屋。」他嫂子說。

「你要什麼？」他舅父又問牽牛郎。

「我什麼也不要！只要那頭老牛和那輛破車子，」

「那隻老牛我不要！因為牠常用角舐我。那輛車子。我不給

他！」他嫂子很生氣的說。

「你們不要爭！——他舅指着他嫂子說：『你不能說話！』」

「你就要這些東西嗎？」又問牛郎。

「這就夠了，謝謝舅父。我要去了！」他就牽着牛，拉着車子走了。

「我這回怎麼辦呢！又沒有什麼吃。」牽牛郎問那老牛。

「你不要性急，前面有一個山，那山後有一叢草，你去取些吃上，就不飢不渴了。」

他依了老牛的話，走到山後，果真有一些草，他吃了些，當真不飢不渴了，他滿心歡喜，跑回來，休息一回，就又起程走了。

「我現在要死了，得和你離別了，我們在一起生活八九年了，你還沒個老婆，沒法過日子，我很覺放心不下。」

這時牽牛郎心中想起自己無依無靠，漂泊在這無人之境，只有老牛和他作伴，老牛又說是待和他離別，他不覺傷心起來。

「你不要懊惱，前面就是你的家了。」

「前面怎麼就是我的家呢？」

「不要忙，我死後，你把我的皮披在身上，到前面的河裏找個媳婦去，前面的河是天河，有九個大閨女在裏面洗澡你看那一件衣服好，拿起就走，那找衣服的人必定是個好的，可以給你做媳婦，請你照我的話做去。」

牽牛郎記了老牛的話，於牠死後，披上牠的皮，照牠說的話一一作去，果然得到一個媳婦。從此就有一位仙女，同他一起過日子了。

牽牛郎 (二)

趙啓文

過了幾年，仙女生了一個孩子。一個是男孩，一個是女孩。他們漸漸的長大起來。牛郎這時心中不知怎樣的高興。

在一個更深人靜的黑夜裏，牛郎躺在炕上睡覺，作了一個夢。

「你現在好嗎？但你們離別的日子到了，你要處處注意才好！」牛郎睜開眼一看，原來是一個夢，他沒二三的又睡了。

「你還沒聽見嗎？我就是你放的那隻老牛啊？」牠一連把驚夢三次給牛郎，在第三次上他却睡不着了，翻來覆去心中說不出的苦悶。

「你是怎麼着的？翻來覆去做什麼？」仙女問。

「沒怎麼的！我覺得心中有點不舒服。」他這樣的回答她，心中暗暗想道：「啊！明天就是牛大哥的生辰啊！也就是這天和我離別的，怪不得牠驚我的夢，大約叫我去祭祭牠吧！」這一種念頭浮上牠的心頭，「現在牠那張皮叫我埋在後園那棵榆樹近旁，不知爛了沒

有。明天去找出來看看。」又想：「牠怎麼說我們要離別了！這話從那說起呢！現在她要跑嗎？已生了兩個小東西，她又丟不下，這話真把我悶死了。」他尋思到天明，也沒有睡着。

「父親，你的兩眼怎麼這樣紅？一兩個孩子嚷着問。

「大約想你祖父祖母了。」仙女說。

「不是我父親說，祖父和祖母早死了嗎？怎麼又出來祖父和祖母呢！」

「吃飯吧！我還有點事沒有作。」牛郎飯後走到後園裏，將牛皮找出來，心中不覺一驚。「啊！比以前更新鮮了。」他歡天喜地的走到屋裏去，拿了點東西，祭了祭牠。又收拾起來，很小心的保存着了。

一個初秋的天氣，仍含有暑天的意味，他們都在柳蔭下乘涼。

「我那衣服你放在那裏了？你給我，現在天氣一天一天的冷起來

了。」仙女向他要衣服。

「早爛了，你這回要了，待走嗎？」他向她問。

「我那能走呢！孩子都這麼大了，你快給我洗洗穿了吧！」

「在後園那個枯井裏，那不是用石頭蓋着嗎！」牛郎走到後園將石頭拿開，誰知那衣服，精美放光，一點沒有損壞。「你看果然是一件寶貝。過了十幾年一點沒有爛壞。」他笑着將衣服給了仙女，仙女微笑着回到屋裏去了。

「現在咱東鄰王大伯，找我有點事，立刻就回來，你們好好的在家裏看門。」她說完就走了。

「你母親呢？」

「母親……拿了……她的……衣服……往

東跑去去了……兩個孩子一面說着，一面號啕大哭。」

「唉！」他長歎了一口氣，抱着兩個孩子追去。

「無恩義的東西！往那裏跑！生了兩個孩子你就逃了嗎？」他拚命的向前追。

「母親啊！母……親……啊！……你……別要……跑啊！

……回來啊！……兩個孩子哭都哭不出來了。

「你跑！」他將要追上了。

「救命啊！救命啊！」這時王母娘娘正在做飯，忽聽得「喊救命！」她出來一看，原來是仙女。王母娘娘使用畫水成河的方法，隔絕牛郎，那位仙女就逃出來了。

「你願在你娘家住的日子多呢？還是在你家住的多呢？」王母娘娘向仙女問。

「我願在娘家住的日子多。」

「那麼每年七月初一至初七爲你和牛郎相會之期。」從此以後，每年到了七月初一的時候，就有許多喜鵲給他們塔成橋梁，使他們夫妻相會。到了初七的時候，他們就大哭一場，再離別開。

皇姑

劉淑貞

從前有一個皇姑。清明那天出去打鞦韆，被妖精捉去了，許多日子聽不到個信。後來皇帝出了一張告示，說是誰找着皇姑，就叫皇姑給誰做個媳婦。誰願意去找，先把告示撕了，再到皇帝那裏報告一聲。等了好幾天，沒有敢去撕告示的。

有一天，一個識字的瘋漢，從那裏經過，看了看告示是怎麼一回事，居然撕了告示，去報告了皇帝，便去尋找皇姑去了。他看了看風

勢，跟着妖跡尋去。走了很多的日子，到了一塊大石頭邊下，妖跡陡然停止。他便把那大石頭細細一看，見有一個很深的大窟窿在下面。沉思了一會，壯起胆來下去了。下面是很好的一片樓房。皇姑在樓前洗衣裳，一看見他，很驚慌的問道：「你來做什麼？」瘋漢便對她說：「說他來的原因。皇姑一聽是來救她的人，就用很小的聲音對他說：『妖精出去尋食去了，不多時就要回來的。你趕快到大窰底下藏着吧！』不多時妖精果然回來了，把眼往四下一看說：『生人氣！生人氣！拿着生人活剝皮……』皇姑說：『那裏有生人氣，是你才從外面帶來的生人氣，快到屋裏去睡吧！』牠聽了皇姑的話，就到屋裏去睡了。睡熟時，皇姑把這人叫出來，給他一把劍，把妖精殺了。二人就一齊出了洞回來了。

皇帝一見皇姑回來了，心裏非常歡喜，不過一想到，得嫁給個瘋

漢，又有點不高興。後來皇帝想出法子來了，決用毒藥把這瘋漢藥死，再給皇姑另找個好的。便找了一條毒蛇，做了做給他吃。不料瘋漢吃了毒蛇，待了一夜，將瘋漢皮全行退去，變成了一個很漂亮的相公。便和皇姑結了婚。

騙人的老鵬

王至秀

一家人家，弟兄三個，都沒有媳子。這年他娘對他這三個兒子說：「咱家這麼窮困，將來你們三個怕連個媳子也說不上了。我看你們不如自己先去創創。」他這三個兒子聽了，都不作聲就下去了。待了幾日他大兒子就走了，一去三四年沒有回家，他娘以為他大兒走了這好幾年，該創上個媳子來了。又和他第二個兒子說：「什麼，您大哥走了好幾年還沒有回來，一定創上個媳子了，你不也出去創創？」

他第二個兒子聽了，住了幾日又走了。待了二三年沒有回來。他娘便和他第三個兒子說：「你看您兩個哥哥都出去創媳子去了，不久就要回來了，你不也去創創？後來絕了香煙，別埋怨我。」

他第三個兒子聽了，覺着他娘說的很對，於是也就走了。這天在太陽將西沉的時候，他走到一座山前，看見有個白髮蟠然的老頭坐在那裏。他便問道：「大爺！上關東從山那邊走？」那老人說：「從山東走近二里，從山西走遠二里。」他聽了這老人的話便往山東走去。他走了不甚遠，有一個鄉村，村前有條小河，河岸上有一個年青的婦人在那裏洗衣服。那婦人問他說：「你這位年小的待上那裏去？你走到山前的時候，沒看見有個老頭？」他說：「看見來，我向他問路，他還和我說，走山東近二里，走山西遠二里。」那婦人聽了他這樣說，便告訴他說：「你又待上他的當，那個人是個老鴟，我也是他

騙來的。在過去的四五年間，他吃了兩個年小的，是什麼面貌。也是創關東的。」他聽了這婦人的話，想了想就是他那兩個哥哥。慌忙跪下求救。那個婦人便說：「你起來罷，不要緊，我盡管救你是了，你起來在這裏罷，他等回一定來找你。」

住了好久，天將黑；老鵬回來了，問那婦人說：「這是那裏人家？天黑了怎麼還不走？」那婦人說：「他是走路的，那回來要湯喝，這回天黑了，待住下不走了。」那老鵬說：「他不走也行，到明天我家前有棵楊柳樹，叫他一時殺倒，二時做飯，三時抬到大老爺門口。」這人聽了，便愁起來。那婦人偷着和他說：「你不要發愁，我給你這張小鏢，到明天你到後園去擗擗，有小人出來和你一同殺樹。」他到了明天拿了那張小鏢，到後園去擗了擗，果然出來了一些小孩，抗着鋸的，拿着鏟的，都跟着他上了家前，把那大樹一時殺倒，

二時做做，三時抬到大老爺門口來了。那老鵬看了看，想治死他，又說：「到明天你上西山老猴子那裏，偷牠那朶花鼓凸來。」他聽了，又叫他去偷花鼓凸，更覺發愁。那婦人又偷着問他道：「你怎麼這樣愁？」他說：「又叫我上西山去偷老猴子的花鼓凸。」那婦人說：「你更不要發愁，現在老猴子在家裏害眼，到明天我給你一把破鎖，一把梳，一把篋子，一塊膘，你到那裏搖搖破鎖，牠一定叫過你去，給牠治眼。你去給牠治時，先要把草，再要把鐵勺子，把膘煮開，叫牠把眼睜開，膘殺牠的眼，你就端着花鼓凸跑，牠若再叫小猴子追你，你看見牠待追你了，你就用梳劃地，便會出來一些小棗樹，牠們貪摘棗，你就跑得遠了。牠們若再追你，就再用篋子劃地，便會出來一條小河，牠們貪喜歡洗澡，這時你就跑到家來了。」到了第二天他揹着一把破鎖，一把梳，一把篋子，一塊膘，就走了。他到了西山老猴子

的門外，搖起破鎖。聽見那老猴子在家裏大聲喊道：「小猴子呀！小猴子呀！快來把外面那謊大夫叫過來給我治治眼。」他便叫小猴子過去了，找了一把草，一把鐵勺子，就在那裏煮膠，小猴子們出去時，他就把老猴子的眼瞷住，端着花鼓凸就跑了。

老猴子眼痛得很不好受，掐着指頭算了算，才知道吃了謊大夫的虧了。又一算花鼓凸也被他端去了。就快喊小猴子追謊大夫，要花鼓凸。小猴子們趕快追來，剛要追上，他就用梳把地一劃，有許多的棗樹出現，小猴子們都喜歡吃棗，貪吃去了，便忘了追來。他們再追來時，他又用篋子把地一劃，登時出來了一條小河。小猴子們喜歡洗澡，又忘了追他，再想去追，他已跑到家了。老鷗看見他無論什麼事都能做到，沒有別法再治他了。於是讓他和那青年婦人結了婚，叫他們回家來了。

蛇頭

王平權

某處有一家很窮的人家，只有兩口老的，一同度日。他兩人年紀都有五六十歲了，除了在晴暖的天氣裏，老頭子可以上山打點柴燒之外，甚麼工也不能做，只有每天向人討飯，過着那痛苦的乞丐生活。

一天他們討了飯，回到他們那破敗的屋裏吃。那老頭子說：「唉！你看咱們兩人真苦命呀！不知那一輩子做了甚麼壞事，老天爺叫我們受這樣的罪！我們年紀都不小了，不一定那時就要見閻王爺了！唉！我們死了，有誰把我們這幾根老骨頭送入地下呢？……」說着不覺掉下淚來。

那老婆子說：「唉！說也無用，我們連個兒子也沒有，你看人家，到老來有兒有女，多好啊！咱也活不了多年，好好行的善事，到

死時不受苦就好了！」

兩人正在悲傷之際，只見牆縫中爬出一條小小的花蛇，頭上一個紅色的圓點，像朱砂一般，非常美麗。那老婆子說：「你看這蛇到了冬天沒有東西吃，快要餓死了。我們快餵餵牠，別叫牠死了，也是做好事。」就找些東西餵了餵牠，蛇又爬到牆縫去了。從此以後，他們吃飯，蛇就出來找食吃。

這樣過了好些日子，那蛇已有茶杯粗細了，一天那老頭子說：「蛇啊！你大了，我養不起你了！我打算把你送到山裏去。山裏有的是小野獸，你儘可吃。千萬不要吃人，給我造些罪惡。」那蛇點點頭，像答應了。他便把蛇放在一個破筐裏，挑到山上，又祝禱了一會，就回來了。

過了幾年，那蛇漸漸的忘了老頭子的話，在山上吃起來往的行人

來。一天，那老頭子偶然上山打柴。聽得一陣風響，一條大蛇張着血盆般大口，向老頭子撲來。老頭子嚇得暈倒。忽然瞥見那蛇頭上有一顆赤紅的圓點，他記起了前事，便叫道：「蛇！蛇！」那蛇似乎懂得他的聲音，便低了頭舐起老頭子那枯瘦的手來。老頭子便說道：「蛇！你怎麼竟忘了我的話呢？」那蛇忽然開口道：「主人！我真是辜負了你的恩義。現在請你把我的頭割下來，拿回家去，放在桌上，要甚麼就有甚麼。」老頭子落淚道：「我怎麼忍的下手呢？」蛇說：「不要緊，你快動手吧！」老頭子還是不肯，蛇怒道：「不然，我要吃你了！」老頭子沒法，只得勉強拿起打柴的斧頭，割下蛇頭。把牠的身子埋了，拿着蛇頭回了家，將山中事和妻子說了，把牠放在桌上，說道：「蛇頭給我頓飯吃吧！」立刻就有一些熱氣騰騰的飯菜，現出在他們面前。他們大喜便飽餐了一頓，隨後又要些金錢，就成了個富

翁。

這件事傳播開來，大家都知道。有些人發生嫉妒，想把他的蛇頭取去，一個小偷名叫李二，趁兩老子沒在家，偷進屋裏把蛇頭拿着，到別地方享福去了。那兩老子回家來不見了蛇頭，十分懊惱，但也沒法找回，成天愁眉不展起來。

他家裏畜着一隻狗，一隻貓，一天貓對狗說：「狗大哥！你看主人爲甚麼這樣發愁？」狗說：「一定是爲了蛇頭的事。」貓說：「你可知道些消息嗎？」狗說：「我知道是李二偷去了，但不知他往那裏去了！」貓說：「可是個有鬍鬚的嗎？」狗說：「正是！」貓說：「那天我見他懷裏抱着個東西，過河去了！」狗很歡喜的道：「那就好！咱過河去找着他，把蛇頭找回來不好嗎？」

於是貓和狗走到河邊，狗背着貓過了河，到了一座大屋子裏，貓

說：「我去看看是不是李二家。」於是爬牆過去，到一間臥室內，見李二在牀上睡覺，桌子上擺着蛇頭。貓大喜，輕輕跳到桌上，取了蛇頭出來，便和狗回到了河邊，貓抱着蛇頭，坐在狗背上，過了河。貓想獨自占功勞，便抱着蛇頭回到家裏，主人大喜，當時就給了他一些很好的魚肉吃了，貓正在吃着，狗來了，也想去吃，主人怒道：「貓找了蛇頭來，我才給牠吃。你也想吃嗎？」一把牠打出來了。狗知道受了騙，心裏恨極了。於是見了貓就咬，從此牠們的子孫也都成了仇家，直到現在還是這樣。

小銅鑼

王之彊

某村有一戶人家，弟兄兩人度日。一個叫老大，一個叫老二。老大是個務農的，老二是個讀書的，老大已有了一個孩子了，老二剛娶

妻不滿一年。

這一天，他嫂子和老大說：「你看老二，吃的是好飯，穿的明晃晃的，一點工也不作。看你，整天的在太陽下晒着，整天的工作，使的渾身是汗，來家吃飯時，都是吃點冷乾糧，穿的是粗布衣裳。我看看咱和他分居吧！」老大聽了一遍不信，兩遍不信，三遍信了！便找着他兄弟說了說，請了一位公正人，來分了居。老二只分得三間破屋，幾畝薄地，也不讀書了，整天上山打柴去。

這一天，老二到一個山神廟裏，坐在山神的背後吃飯，忽然聽得刮了一陣大風，有一隻老虎，一隻猴子，一隻狼，走進廟來。老虎說：「生人氣，生人氣，拿着生人活剝皮。」狼說：「那裏的生人，是你帶過生土來了，咱們吃飯吧！」又和猴子說：「你去拿咱的寶貝來。」猴子便上樑去拿下一個小銅羅來，敲了幾下說：「噹噹！炒穀

米湯；湊湊！饑饉肉。」不久一個小孩便照他所說的送出些湯來，肉來。牠們吃完了，又敲了幾下，那個小孩便出來拿了回去。這些野獸們吃完了飯，又叫猴子把那小銅鑼放到樑上便走了。老二在神後看得清清楚楚，便到樑上拿着那個小銅鑼走回家來。將山神廟裏野獸們吃飯的事對他妻子說了說，照樣敲了敲，說了說，也是一個小孩子送出些東西來，吃完了，再敲了幾下，那個小孩子又出來拿了回去。這樣他便不打柴了。

一天他嫂子到園裏去拿草，由他窗根經過，嗅着了香味，她回了家，便對她丈夫說：「你看，咱兄弟，不知向那裏做賊剗窟窿，偷了人家的錢，在家裏鮮酒活魚的吃！用着出了事，半頭磚你不是個整的！」老大便跑到老二家裏去，看是怎麼一回事。老二正在家裏吃飯，看見哥哥來了，便趕快讓到匠上，請他喝酒吃飯，他大哥不得

已，便卜了坑，吃了點，問起那裏來的這樣好飯，老二將得了小銅鑼的事，和他說了說。老大回了家，把老二的話和他妻子說了。他妻子說：「那你不好也去！」老大一想，也是，便走上山去。到了那個山神廟裏，也躲在神背後靜靜等着。不多時，那些野獸來了，在屋裏找了一回小銅鑼，沒有找着，找到神後面，看見了老大，便捉住他：「你怎麼偷了我們的小銅鑼去？趕快拿出來！」老大說：「我沒拿，不是我拿的。」猴子說：「你不說，你是認打？是認罰？認打是每人打五十棍；認罰是每人拿着你的鼻子，圍着這屋跑三圈子。」他想了想說：「認罰。」於是猴子、狼、虎，每人拿着他的鼻子，輪跑了三圈，跑的他那鼻子很長了，才放他走。走起路來，鼻子拖在地上很礙事，便放在兜裏兜着回家了。這時已經落了太陽了，好容易走到家中。他妻子正在想念他，忽然聽得他來家叫門，急忙跑出去，把門開放，見

他丈夫兜着一個兜，只當是兜着小銅鑼來了，趕快關門。老大走的慌了，一不小心，鼻子從兜裏掉出一半來，關門時，連鼻子關在門縫裏了。他痛得厲害，連忙說：「我的鼻子還在外面。」他妻子聽差了說：「不要了，快進去喫好飯去！」老大又說：「鼻子還在外面，趕快拿過來。」他妻子開門一看，鼻子長得可怕。老大便把山神廟之事說了一遍。他妻子去找他兄弟；老二說：「這不要緊，我去看看。」便拿着小銅鑼，到他哥哥家來。一面敲着小銅鑼，一面說：「噹縮！噹縮！」老大的鼻子便向裏縮了起來。他嫂子看着了，很着急的說：「給我小銅鑼！」「噹縮！噹縮！……」手裏連敲不歇，口裏喊個不住，一氣把老大的頭都縮到腔裏去了。他嫂子一看傻了！說道：「放在門後做個蒜白子吧！」

小石人

王平權

從前有一個鄉下人，名叫張三。他爲人很忠厚，很慈善，所以村裏的人都和他感情很好。他的妻子却是很貪財，張三也曾勸她，她一點也不聽。

張三是個做小買賣的，他每天早起挑了貨物，到隔莊五六里的市上去賣，到了太陽落下時才回家。

他每天往市上去時，須沿着一條小河走，那河水澄清的同鏡子一般，魚類很多。內中有一條金色的鯉魚，張三每天走過，必丟下點食物給牠吃。

一天下午，張三挑着擔子回家。因這天沒賣着錢，他很愁苦，一路上不住的嘆氣。當他走到那小河邊時，忽聽得有一種極細微的聲音

喊他道：「主人！主人！帶我回家去！」……他心裏疑惑得很，誰叫我是主人？低頭一看，見河岸的綠草地上，站着一個小小的石人。他心裏想：石人會說話，必定有些緣故。就把小石人拿起，放在扁担頭上，仍舊向前走去。

小石人開口道：「我就是那條金色鯉魚，每天蒙你給我些食物，我很是感激，所以今天變了個小石人來報答你。請你帶我回家，保你凍不着，餓不着。」張三聽了很是高興。到了家裏，和他妻子說了，他妻子也很歡喜。

張三因爲在市上沒賣着錢，便問小石人道：「我今晚沒錢做飯吃了，請你給我設法！」小石人就從口裏吐出些錢來，張三拿去買了米做飯吃了。從此以後，他有甚麼需要，就向小石說，小石人便吐些錢。他們的生活，就漸漸的富足了。

張三的妻子，心裏還不知足。她想小石人的肚子裏一定有很多的錢，何不一回取出來呢？她便磨了把刀，去找小石人，小石人已經跑了。

張三回家問：「小石人呢？」他妻子說：「跑了！」小石人在梁上唱道：「小小石人靠河涯，扁担頭子挑我來，我一口一個金錢吐，你的妻子磨了刀，想把我的肚子剖。」張三聽了大怒，就把他妻子毒打了一頓。

幸虧小石人吐的錢，還剩很多，並且他妻子貪財的心理也完全改了，從此兩人就很快樂的過起日子來。

挖弟弟的眼

徐志訴

好，是一個很活潑很有精神的小孩子。他在五歲上父母就去世

了。只靠着哥哥和嫂子過活，他的嫂子莊氏，非常厲害。他的哥哥日出時就上山打柴，到日落時才回家。每逢他的哥哥上山打柴，他的嫂子就不給他飯吃，對他不是打就是罵。他只好在家裏挨餓，或是回鄰家要口飯吃，每天都是這樣。

有一天晚上，在好出去耍的時候，他的嫂子和他的哥哥說：「你每天很辛苦的出去打柴，好就在家裏耍，一點事也不做，咱待養塊間肉做什麼。把他養大了還得和你平分家地……依我看來，不如明天你去打柴的時候，領他到山裏，把他打死。得有問的，就說是他在山裏跌交，翻在山下跌死了。他的哥哥起初還不聽，說是：「不行！他無論怎樣也是咱兄弟，怎麼好打死他。」他的嫂子便絮叨起來，說一遍不信，就說兩遍，兩遍不信說三遍，儘說着的回數多了，他的哥哥雖有點同意，但還不應口。他的嫂子又說：「你要是不聽，我就不和你

過了！我這個，那裏還不能吃什麼！」他的哥哥一聽說不和他過了，就快應了口。

好從外邊來家，他的嫂子便笑着說：「好！到明天和你哥哥上山打柴去吧！我早起來做點飯你吃，再給您辦上點好乾糧您揀着。」好一看見嫂子不打他了，并且面帶笑容，還說給他好乾糧吃，心裏非常快樂。第二天早上，早早起來和他哥哥說：「哥哥！天亮了，咱走吧。」他的嫂子便起來做了點飯，叫他和他哥哥吃了，就動身。到了山上，他的哥哥，看見他弟弟十分可愛，實在在不下狠心去，坐在一塊大石頭上暗暗落淚。好看見了，便走向前去說：「哥哥！你哭什麼？有什麼難事？你和我說說。」他的哥哥便說：「你的嫂子叫我打死你，我實在打不下去。」這句話委是叫旁的孩子聽着，就嚇哭了。但是好的臉色一點沒有變，很從容的說：「哥哥！你饒了我這一條命

吧！你不要打死我。我一定不再回家了。你回家就和我嫂子說是打死我好啦。」他哥哥說：「我不敢放了你，你若是再回了家，你的嫂子一定不和我過去。」他百般的要求，他的哥哥還不敢應口。後來他說：「那末哥哥，你怕我回家的時候，你把我的眼挖了，把我放在這裏，我就不能回家了。」他的哥哥便把他的眼挖了。一天也沒有打柴，就拿着扁担回了家。

好的眼沒有了，又看着不着事，又疼，心裏非常難過，想道：「沒法了，誰叫我的命不好來，但我不能死在這裏，向外爬一爬，有野獸也吃不了我，要是有人拾了我去才好，這樣好事也或者碰得到。」他一面想着，一面向外爬去。正爬着，忽然跌到一個大石洞裏，裏面還鋪着一些柔草，他心裏想道：「這一定是野獸的窠，我先在這裏待一黑夜，萬一野獸吃不了我，明天再走。他便上了個角上去蹲了起來，

一動也不敢動。待了一回，聽着鳴的一聲，來了一個狼，說：「生人氣，生人氣，拿着生人活剝皮。鳴的一聲，又來了一隻豹，抽搐着鼻子說：「生人氣，生人氣，拿着生人活剝皮。」接着又鳴的一聲來了一隻老虎說：「那裏的生人，一定是我們從外面帶來的生土，那裏有生人，請大家放心。」好的生命就保全了。三個東西便坐下喝酒了。喝的時候多了，都喝醉了，便談話起來。老虎說：「我就是不能變人，如果我能變人的時候，我是無窮的富貴。」豹子和狼說：「你有甚麼寶貝？」老虎說：「咱們門外的那棵小樹上的葉子，如果有瞎子，摘下兩個來貼上就好。我給誰治好了，誰還不給我許多錢。」豹子說：「無論怎樣瞎的都能行？」老虎說：「是的！」豹子說：「我也是不能變人，如果我能變人的時候，也是無窮的富貴。」老虎說：「你有什麼寶貝？」豹子說：「我也沒有什麼寶貝，劉大老爺的閨女有

病，長了三年了還沒有好。無論什麼樣的好醫生也治不好，現在貼出告示來，說是誰能給她治好，給誰做個媳子，並且要什麼官做有什麼官。做」老虎說：「你能治嗎？」豹子說：「我一定能治，她并不是長病，因為她後園裏的養魚池裏，有一尾鯉魚，纏着她，要是把那個鯉魚的腦子，拿出來給她吃了，她的病就好了。」狼說：「我也是不能變人，要是我能變人的時候，更是無窮的富貴。」豹子說：「你有什么寶貝？」狼說：「我也是沒有什麼寶貝，吳家莊裏有個大富翁，他的莊裏淘不起井來。村中人民都出去四五十里路用車子推水吃。富翁貼出告白來，說是誰能給他淘出井水來，要多少錢就給他多少錢。」豹子說：「你能給他淘出井水來麼？」狼說：「我能。」豹子說：「你怎樣給他淘呀？」狼說：「離富翁家的大門，出去一百步淘，就淘出來了。」牠們各說了自己心中的話就走了。

好在洞角上把牠們說的話都聽得明明白白。聽着老虎，豹子，狼都走了的時候，他的心裏想道，我摸個葉子來治治我的眼，看看治好治不好。他就爬出洞門去，摸着那棵小樹，摘下了兩個葉子來貼在自己的眼上。初貼上就覺疼得輕了，不多時漸漸不疼了。及至揭下來，看一切東西就都看見了，覺着和以前一樣，並且比以前看得還清楚。他便把樹上的葉子摘了幾葉，拿着走了。

好在洞中聽着的話，都已記在心裏。就先到了鄉村裏去給人家治眼，給人家治好了，人家無論誰給他錢，他都不要，只要人家給他傳名就行。於是找他治眼的，整天價人來人去，非常之多。

過了幾天，他說：「我不能在這裏了。我還有許多事情沒辦，現在我還得上吳家莊上去給人家淘井，無論如何，我不能在這裏了。」人家便推大車把他送到吳家莊去。他到了富翁家的門口把告白撕了。

把門的人說：「你撕了告白，你能淘出井水來嗎？」他說：「我若不能淘的時候，我就不能撕告白。」把門的人就去報告了富翁。富翁說：「請他過來吧。」把門的人把他請了過去，富翁問道：「你能淘出井水來嗎？」他說：「我能淘，自管我能淘，可是我要多少東西就得給我多少東西。」富翁說：「好！你要吧。」他說：「預備下六十個人，再預備下許多淘井的器具。」富翁說：「有！」立刻下了一個命令，就預備好了。好就和富翁出去看了看，從他的門口走出一百步去，畫了一樣很大的圈。說：「你們就照這樣淘吧！」他在一旁看着。淘了不多幾天，他看着快要出水了，便說：「你們快上來吧！」許多淘井的人都上來的時候，井中便呼的一聲出來了一井水，從此以後，那莊裏無論多少人吃水，也不見少，富翁非常感激他，給了他許多銀子，他也不要，他說：「我還得到劉大老爺家裏去治病。」富翁就叫

人送他去。

他到了劉大老爺家的門口，又把告示撕了，說是他能治。人家把他請了過去，他和劉大老爺說：「預備下四隻水屛，一百個人。」劉大老爺說：「有！」立時預備妥當。他就領着那一百人，到了劉大老爺家的後園裏，看見有一個大泉子。就向那一百個人說：「把這些水完全弄出去。——這一百個人便輪流水屛把水向外屛去。屛了三天三夜，才待屛完，那尾鯉魚便吐出一口水來。可是牠連吐了三口水，就沒的再吐了，屛水的人都恨好說：「這個小人來胡說的，叫我們費這麼大的力氣，弄這個泉子做什麼？」及至水已屛乾，那尾鯉魚便像隻小牛似的伏在泉子裏。屛水的人才明白屛乾這個泉子，是要捉這尾魚。好便拿着劉大老爺的寶劍跳進泉子裏去，把那個鯉魚砍死，割下魚的頭來，把身子叫那些屛水的人抬出來做着吃了，把魚的腦子抓出

來給那個姑娘吃了，姑娘的病就好了。劉大人便給他蓋了一處好宅子，叫他兩個人成了親。

好和他的婦人過了幾年，他的婦人問他道：「你在這裏，你家裏沒有別人，就只有你自己，也沒有父母嗎？」好聽了他婦人的話暗暗落淚，不好意思說出他哥哥和他嫂子的狠心來，只說：「我家裏還有哥哥和嫂子兩人。」他婦人說：「咱回家看看咱哥哥和咱嫂子好不好？」好聽了這話愈加悲傷，有心待說是不去看，又怕婦人說他狠心，不想哥哥和嫂子。他就說：「好！咱去看看好了。」隔了幾天，他的婦人和劉大老爺說了說，捐上錢，備好人馬，送他兩人回了家。到了村頭上聽說他的哥哥和他嫂子都瞎了眼，也沒有東西了。現在兩口子窮的要飯吃。好找了個人領着他，去見了他哥哥和他嫂子，走向前去問了好。他的嫂子和他哥哥，聽說他弟弟來了，嚇了一大跳，不

是什麼事。她只道是他弟弟死了，但他的哥哥多少明白點。不敢說是怎麼一回事。好趕快拿出樹葉子來給他哥哥和他嫂子治好了眼，又說了說他能活了的原因。他的嫂子和他哥哥才明白了。從此以後，好又和他的哥哥嫂子，一同過日子了。

小銅人

劉華南

王嫗家住在南山脚下，自她丈夫死後，家景十分蕭條。她有兩個兒子：長名隨，娶妻朱氏，次名住，年方十五歲，尙未娶。

朱氏的性情很不好，整天價不是和阿婆吵，就是和小叔鬧，弄得家內如同鍋滾。王嫗找着隨，向他訴說朱氏的過惡，那知隨非常袒護他的妻室，母親說的話，他大不以為然。王嫗無法，只得將他夫妻分了出去。他自己和次子住同居過活。

過了幾年，住已漸漸大了。家境的困苦，使他時時感到自己的能力薄弱。

「我將做甚麼賺錢養活母親呢？」他想起母親近來跟他吃的苦，不由得流下淚來了。「在未和哥哥分家以前，家務是他料理，那時是怎樣呢？嫂嫂對我那樣悍潑，無非是因爲我依賴他們吃碗現成飯，於今分開了，他們兩人過的好日子，有吃，有穿。我和母親呢？……」

住憂愁的想了一會兒，他想他能作的，能稍微賺幾個錢的，只有砍柴一事。於是他每天日出就到山裏去砍柴，日落才挑着一担柴回家。以柴易米，倒還夠他母子兩人吃的。

因爲他到山裏去砍柴，得不到吃午飯，母親便給他烙了一些小火燒，他每天帶着幾個，到山裏去找塊光石放下，去砍一回柴，到晌午

時就來吃。差不多每天都是這樣。

一個秋天的上午，天朗氣清的日子。住砍柴倦了，坐在一個小青橋上休息，把上衣脫了，將帶來的火燒包在裏面，放在橋上；自己赤着臂膀，讓那溫柔的陽光，撫摩着他那瘦弱的前胸。他在橋上坐一會兒，躺一會兒，聽着那山澗內潺潺的流水，看着那山頂靄靄的白雲，真愉快極了！

他休息完了，提着斧頭，唱着那自然的小曲，又到山凹裏砍柴去了。

天已正午了，住回到青石橋上，打開衣服一看，呀，裏面空空的，甚麼東西都沒有了。他在橋的附近尋找了一回，也沒有找到。暗想：「莫非我今天忘了捎？或者是捎來在路上失掉了？」

到了第二天，住又把火燒放在橋上，自己心裏半半的記住。到了

吃飯的時候，回去找了找，又沒有了。他心裏覺得非常奇怪，到各處尋找，並沒有人的踪跡。他想了好久，暗暗點頭道：「一定是被野獸來找着吃了。」

到了次日住依舊把火燒放在橋上，因為他要留心看看是甚麼東西來吃的，也不去砍柴了，便躲在一塊大石後面，手持着扁擔，腰插着鐵斧，靜靜的等待着。

待不多時，只聽得橋下有細小的脚步聲，接着「哈哈！」一笑，只見一個小人從橋下走了上來，那小人黃面金睛，額下一部黃鬚。高約八寸，足蹬麻鞋，腰束絲縫。不慌不忙的走到住的衣服跟前，將火燒拿出來，一面吃着，一面說：「每天有人來送火燒給我吃，好運氣！哈哈！」

住看了一回，知這不是甚麼毒蛇猛獸，胆子壯了起來。拖了扁

担，搶上前去，照那小人劈頭就是一下，「當」的一聲，金光亂射。那小人被他打倒了。一轉眼間，那小人又一骨碌爬起來，按了按帽子說：「老哥，不要上火。」

「我好不容易捎點乾糧來，你吃了我的，叫我挨餓？」

「老哥，你不用生氣，我吃了自然能還你！」

「我現在就餓啦，看你用甚麼東西來還我？」住的聲音漸漸和平了。

「不要忙呵！你把我拿了家去供奉着，我自有的方法還你。」

「我窮得少吃無穿的，供奉着你幹甚麼？」

「你把我帶到家裏就知道了。」

住半信半疑的走向前去想抓那小人，一抓沒抓起來，他低頭一看原來是個銅的。心裏暗暗稱奇。他用繩子細着小銅人的腰，背回家

去，打掃出一間草堂，將他放上。又去端了一碗涼水和黏粥，放在他的面前，自己便走出來了。

到了次日，住一早起來，走進草堂一看，只見小銅人面前擺着明晃晃的兩碗金子。他真喜歡得了不得，急忙跑去找母親說知，然後回來將碗內的金子拿着，到街上買了些水菓點心等東西供奉了小銅人。

住自從知道了小人會吐金子，每天便在他面前放下一件器具，到次早看看，裏面總是滿滿的盡是黃金。他也不去打柴了，終日在家與那小銅人作伴。

朱氏多日沒有看見她小叔去打柴，很覺奇怪。這一天她趁着住走進草堂的時候，偷偷的跑進住家裏一看，見盆裏罐裏盡是黃金，不覺大驚失色，急忙轉身跑回家去。

這時隨正在庭前抱着孩子玩，朱氏一步闖過去，喘吁吁的說：一

你不去看看小叔，不知上那裏去做賊挖窟窿，偷了人家那些黃金來？將來有事還不找你！」

隨聽了，急忙放下孩子，走到住家裏去。大踏步跨進了草堂，見了住，一個嚴師教訓弟子的樣子，擺起來了。

「你到那裏去偷人家的？快說！」

「……我沒有……偷人家的……」

「那麼你這些金子是那裏來的？」

「……我到山裏去打柴，……拾了一個……小銅人，來家供養着他……他會吐金子。」

住去拿了一個盤來，放在小銅人的面前，待不多時便滿滿的吐了一盤金子。

「哈哈！這兒是一個活寶貝。」隨笑着誇獎了一句。又繼續着

說：「這東西橫豎是隨地要吐，隨地就有的，你已有了這麼些了，今天讓我搬去供養着他行不行？」

「那也行的。」

隨見他弟弟允了，便將小銅人搬到他家去。收拾出一間潔淨的屋子來，擺上最好的點心，將小銅人供奉在裏面。他夫妻兩人一日三次來燒香叩頭，禱告着小銅人多給他吐些金子。

然而事實却叫他們失望得很！那小銅人自從一進他家，一點金子也不吐了；他們無論擺上多少點心，可是必定給他吃個盤空碗淨。

如此過了兩三天，隨等的不耐煩了，便問小銅人道：「小銅人哥！你怎麼還不給我吐。」小銅人說：「我肚子餓啦，等我吃飽了再吐吧！」

於是他又盡力的去置辦些貴重食品來給小銅人吃，但他還是說不

飽。隨因爲貪圖金子，將家產典賣了，置辦東西給小銅人吃。

過了沒有幾個月，隨的家中已一貧如洗了。

這一天晚上，他們連下鍋的米都沒了。眼見一家人都瞪着眼餓肚皮。隨覺得小銅人吐金子的事是無望了。他氣忿忿的提了一把斧頭，走進供小銅人的屋子，看見小銅人，照頭就是一斧，嗤的一聲，小銅人已從他頭上跳過，站在門外。他急忙追了出去，小銅人又跳上西牆頭去了。他回過頭來說：「我吃了你不少的點心，本想今晚吐盤金子酬謝酬謝你，不料你竟這樣狠毒，來殺我，我要走了。」只見金光一閃，小銅人已踪影不見了。

隨很懊恨的走回屋去，聽見兒哀女啼的聲，心如刀割，左思右想，覺得無法再活下去了。這夜更深人靜的時候，便自縊而死。

朱氏帶着兩個孩子，自己不能謀生，只得央人到阿婆處說情，去

依賴阿婆和小叔過活。

妯娌

王壽銘

一家主，有妯娌，她嫂子身體很強壯，很有力量，到野外拾草拾的很多，拔菜拔的很多，在她婆婆身上非常有臉，並且巧嘴叭啦舌，說說這個，笑笑那個，終天搬弄是非，她弟媳婦因身上有病，瘦得皮包着骨頭，很是柔弱，拔菜拔不動，拾草也不能拾，她婆婆十分厭恨她。

一天，她弟媳婦去拔菜沒拔着，晚上回家叫她婆婆臭口癩舌的重罵一頓，飯也沒給她吃。

第二天早晨，她婆婆又逼她弟媳婦去拾草。提着籃子走到一條河畔，一陣傷心，坐在河涯上哭了起來，住了不久，走來一隻花鹿問她

是爲什麼哭的。鹿道：「不要緊，把你的籃子拿來，我給你拉上幾個銀鏢，拿了家去給你婆婆，就保你一世不用作苦工了。」

她弟媳婦得到花鹿的幫助，將銀子提到家以後，她婆婆見了非常快活，便一個一個的收藏起來。她嫂子見了非常生氣的說：「娘！你就聽她說，這些些白石頭，就當作珍貴的寶物，還藏起來。不信？明天早上我上東河沙灘上去拾些！」

到了第二天早晨，她嫂子果然提着籃子去了。也坐在河岸上假哭起來。從南來了一隻白象，問了問她是爲什麼哭的。也說：「你不用愁，拿過籃子來，我給你拉上點寶貝！」她嫂子聽了露出笑容，心裏快樂非常，那象剛拉出一半來，她就伸進手去想多挖些出來，被那大象用力將她的那隻手夾住，帶了她竄山跳海的跑了起來，拖得她骨頭也沒剩一根。

後來落在她家屋頂上一隻野鵲說道：「野鵲喳！喳！左手插在象腋裏，永世千年不來家！一家人聽了十分恐慌，都疑心她嫂嫂是被象傷害了。到野外找尋，只看見山上河邊有許多血跡，沒有找着尸首。」

張三

孫鑾

某村有一人，名叫張三，年四十餘歲，家中一無所有，是一個孤獨而窮苦的人。

一天在路上拾得許多錢，便有些人和他做親。他找人看好一個小地主的姑娘。但他是不知過日子的，任意揮霍，不幾年就又窮了。這一年的冬天，他穿着一件單衣去住丈人家。到了他丈人家的時候，自己羞得面紅耳赤，出了一身大汗，丈母問他：「你穿的甚麼好衣

服怎麼那樣熱？」他很鄭重的答道：「我穿的是『火龍丹』，穿着很暖和。」

「那麼，你能與我換了穿穿嗎？」丈人插嘴說。

「可以，就是年紀大了挨不住熱。如果要穿，得拿到河岸邊去穿，熱了就好跑到水裏去。」

丈人說：「好！」就找出幾件皮襖來，送給他。他吃了飯就把自己的衣服脫下，穿上皮襖，就走了。他丈人也拿着這「火龍丹」獨自走到附近的一個河岸上。將自己的衣服脫下來，慢慢的穿上那「火龍丹」，不料北風很大，嗚嗚的吹個不歇，他恐怕害熱，那知年老多病的身體敵不住寒冷，一回兒就凍死在河岸上了。他家裏的人等了半天，不見他老人家回來，去看了看，已死在那裏了。便去找着女婿一同看去，張三看了看，哭着說：「老貨，老貨你真是愁，一心要穿『火

龍丹」，熱起一身紫疙疸，爲何不往水裏鑽？一

弟兄三個

王如鏡

有一家人家，同居度日。老大和老二務農，老三不甚正幹。

有一天老大和老二，在泊裏鋤地，休息的時候，談起話來：

「你看三弟，整天價吃了耍，耍了吃。甚麼事也不做。咱弟兄兩個，在這裏鋤地，熱得像王八兒似的，他連點湯也不送給我們喝。終天價在家裏享清福。受罪的苦死了，享福的樂死了，太看不過眼了。」老大說。

「不好和他分居嗎？福不能一個人享了。」老二說。

於是地也不鋤了，二人到了家裏，找着老三，便分開了。老大和老二一居，老三分了幾畝薄田，一隻瘦牛，和他的女人到外屋裏去住

了。

有一天，老大老二的大牛開了，從欄裏跑出來，跑到老三那牛欄裏，和那個瘦牛打起架來。那瘦牛抵不過大牛，又因拴着，更不能抵抗。

那瘦牛只有向後退，那大牛用力向前一抵，那瘦牛盡量向後一退，那牛沒有抵着牠，反而碰到槽上，將兩個大角碰掉了。

老大老二從泊裏來家，見他那大牛的角沒有了，血淋淋的。他們便去問他們的女人。他們的女人說是兩個牛抵角碰掉了。

「不行，他那麼一個瘦牛還抵過咱這個大牛，一定是老三打下去的。」老大很氣憤的找了一根木棒，拿着打老三去了。

他走到老三牛欄裏，沒管三七二十一，舉棒向那瘦牛身上打去，打兩棒之後，那瘦牛痛的往上一跳，正好把頭碰在棒上，腦漿迸裂，

碎的一聲跌倒死了。

老三從屋裏出來，老大對他說：「牛是叫我打死了，你看着辦吧！」

「打死也就是打死了，我能怎麼辦。」

第二天早上，老三將牛皮剝下來，吃了早飯，背着牛皮走了。下午走到一個莊裏，街旁有一個草園，裏面有人收拾草。他便將牛皮拋到牆裏去，趕急跑到人家門口裏喊叫：「誰在家裏？誰在家裏？」出來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

「客是那裏？來做甚麼？」老人問。

「不用問做甚麼了，我把我的牛偷了來。極好！償還我的牛好了。」老三氣憤的說。

「那有偷你的牛的，你是瘋了嗎？來問誰要牛？」

「我跟着牛腳來的，你還說沒偷。不信翻翻！」老三更怒了。

「翻出來怎麼着？翻不出來怎樣着？」老人問。

「翻出來，不用說你得還我的牛，翻不出來，憑你辦好了。」

「好！那麼就翻翻。」

那老人領他各處找了一遍，沒有翻着。找到草園裏，從棊後裏拿出了那張牛皮來。

「你不是沒偷嗎？這是那裏來的？」

那老人沒有話說。只好商量商量，將自己的一個大牛賠給了他。

老三牽着大牛，很快樂的回家來了。

第二天，他大嫂子看見了。和老大說了，老大便去找老三。

「你上那裏去偷的人家的大牛？」

老三便如此這般的說了說。老大回去和他的女人說了。

「你不好也去把咱那個牛打死，將牛皮剝下來，也去換一個，把咱那個牛煮煮吃不好嗎？」老大的女人說。

於是老大和老二商量好了，把自己的牛打死，晚上剝了剝。問明了老三是在那裏換的。第二天早上便早早的走了。

走到那裏，找了個地方等到下午，也照樣把牛皮拋進草園裏去，正好那老人在草園裏。他用力大了，被老人聽見了，吩咐伙計們去看是甚麼東西。看了看又是張牛皮，他們便走出門去，正碰着老大走上門。

「拿住他，不要叫他跑了！又來騙人。」伙計們一齊說。不論青紅皂白，便把他綁了起來，拉到草園裏去，打了一頓，打的皮開肉綻，滿身是傷。

「不必打壞了這張皮。」那老人說。

「這裏有棵棗樹。斫塊枝子，做個橛子，插了他腋裏，叫他爬了家去，好不好？」一個伙計說。

於是伙計們便斫了個棗木橛子，給他插了腋裏，把他放了。他爬也爬不動，到第二天午後才爬了家去。

「開門呀！快些！」老大說。

「孩子！他牽了大牛來了，快去開門吧。」老大的女人很歡喜的說着將門開放。接着說：

「牛呢？拴了欄裏了嗎？」

「也沒騙着牛，也沒騙着騾。一騙騙了個棗木橛。孩子！他娘快扶了我屋裏去吧。」老大生氣似的說。

老大的女人，剛要去扶他，他很急的說：「別的，我腋裏還有一個橛子，快給我拔出來吧！」

他女人好歹的給他拔出來，把他扶到屋裏去，保養了一月多才好了。

「不行，他這樣騙咱，非給大哥報仇不可！」老二說。

老大和老二，各人拿了一根棍，便去找老三去了。

「老三在家裏沒有？」老大惡狠狠的說。

老三出來，被老大打了一棍，看事不好，拔腿跑了。

老二說：「不行，找老三家（妻子），這一定是她做的鬼。」說着便向屋裏去了。找着老三的女人，拍拍的打了兩下。她不知是甚麼事，要和他們爭論。他們又不讓她。兩下裏就打起來了。老二沒有小心，一棍打在她的耳朵旁裏，把她打死了。老大老二也沒說甚麼就走了。

住了多時，老三聽了聽，沒有聲響了，便偷偷的回了家。一看他

妻子死了，知道是哥哥們打死的，也沒有法子。想了多時，忽然想起一計。做了點飯吃了，到鄰家借了一個小車，到街上扯了一塊黃布，做了兩桿小黃旗，餘下了一塊蓋在車上，將他的女人弄了車上去，那旁搬上了一塊石頭，帶上盤川，鎖上門來，推着車子就走了。

到了一個莊裏，將車子放下。有些人不知道是幹甚麼的，還插着黃旗，都來看。

「各人不要近前，這是皇姑。有重病，我推着去找先生（醫生）看病來。現在才吃上藥，不敢動着。」老三很莊嚴的說。

有一個老婆，拄着一枝拐杖也去看。眼色不大好使，伏在車上看，被老三把拐杖一抽，那老婆便一交跌在車上。

「你這老婆婆怎麼的？驚動着皇姑，罪可不輕，你不要走。」老

老三將黃布揭開，大眾看了看皇姑死了。老三很害怕似的說：

「了不得了，把皇姑驚死了，你待怎麼辦吧？」

那老婆婆嚇的全身亂抖，說不出話來。衆人都面面相覷，一聲不響。

過了良久，老三又說：

「我還有個法可以解救。你是認打啊是認罰？」

那老婆嚇的不能說話了，旁邊衆人中，有常在街頭上辦事的說：

「認打怎樣說？認罰怎樣說？」

「認打，她和我去見聖上好了。認罰，她家裏若有閨女，換上一個也可。」老三說。

衆人商量着，她家裏有三個閨女，把大的換上吧。那老婆到這時不由自主的應允了。把車上的死屍抬到莊外埋了，那大閨女上了車，

老三便推起車來回家來了。

第二天老大看着了。便去問老三。

「你上那裏去搶的人家的閨女？」

老三便又和他說了。老大回家去和老二商議。

「你看老三沒用費力騙了一個媳婦來，乾頭淨臉的，你看（指他的女人）這些東西癩的和豬似的。」老大說，「那麼大哥咱不好也去換個嗎？」老二說。

「我們待怎樣去換法呢？」老大說。

「咱們不好都打死，用車子一邊推一個，你推着，我拉着，不好去換兩個嗎？」

他們商量明白，便把他們的女人硬行打死，也插上黃旗，蓋上黃布，問明他三弟是在那個莊裏換的，一個拉着，一個推着便走了。

到了那莊裏，也把車子放下。這回沒有去看的了。他們兩人也和老三是的吆喝幾聲，旁邊有人看出是來騙人的。便約了幾個人說：「咱打這些東西！他們又來騙人。」

他們便齊聲吶喊：「你們這些東西，又來騙人，打死你們再說。」拿着棍的，拿着棒的，一齊跳了上去。打了起來，他們二人看事不好，把車子和東西，盡行拋棄了，就跑了。

到了家裏，非常的氣憤。找着老三打了一頓。老二說：「不必儘着打他，打死他還叫人家說咱把他打死的。咱家裏還有條破布袋，把他裝上，送到南邊林裏那棵大樹杈上，餓死他算完了。」

老二說完便去找了布袋，將老三攔上。老大抗着，老二跟着，便送了他南邊林裏那棵大樹杈上去了。

老三在樹杈上布袋，悶了半天，忽然聽着樹下拍的一聲，布袋上

有個破縫，他望外一看，原來是個放羊的打的鞭響，放羊的是個紅眼，他便在樹杈上大聲說：「扎崗（醫治）紅眼來！扎崗紅眼來！」放羊的聽着了便跑，那裏，「誰會扎崗紅眼？」「我會，上這布袋裏來就好了。我是才治好了的。你把我放下來，你進來，我攔上你住就會好了。」

放羊的便把他放下，自己進去，老三又把他攔了樹上。趕着羊回家去了。

到了家裏，老大老二看見了羊，又見了老三回家，便去問他是那裏的羊，怎樣回來了。

老三說：「我在樹上很悶人，正碰着龍王三太子出來耍，把我放下來。和我拜了乾兄弟，領着我到龍宮裏耍了多時，我看看有三羣羊，走的時候我要了一羣，那兩羣說是給二位哥哥的。」（因為他住

的地方靠海很近，所以他這樣說）

老大老二又信了，找老三領着走到海岸上。老大便叫老三一把推下水去。老大在水裏淹的翻上滾下，老三對老二說：「大哥得了好處去了，二哥快去吧！」

老二便也跳下去。不多時都淹死了。老三家去，又搬回老家裏去，夫妻兩個便過着很舒服的生活了。

沒有頭的強盜

王 恕

有一個紳士，終年不到家，在城裏幫着縣官辦事，這人辦的事，對於民人極不好，有一天他忽然想回家看家，對縣官說他待回家看家。縣官應允了。他動身出城，沒用半天工夫就到了家。到家後把行李放下，吃了午飯，他覺得精神不足，身體疲倦，就在屋中睡了。睡

夢中看見一人，身穿長袍，面帶愁苦的樣子，走進門來，對他道：

「你今晚就要死了！」說完後回轉身去就走了。

在這時有一個使女，走進門來，叫道：「老爺！起來吃飯吧！天已經黑了！」把他驚醒。他起來之後，心中很不痛快，臉上沒了笑容。他吃了晚飯在學屋裏獨自坐着，對着一盞半明不暗的燈，思想他日間夢裏的事情。快到半夜了，他那兩隻無神的眼睛，也睜不大開了。忽然走進一個血淋淋沒有頭的人，身高丈餘，腹大腰粗，手似扇子一般的大。拿着一把刀走進屋來，把他捉住。他嚇的滿身是汗，想要掙扎，被那無頭強盜對準他的咽喉，狠狠地一刀，那強盜回身就走了。

到了明天時，他的家人過去送洗臉水。一推門見滿地是血，他老爺躺在地下，頭和身子還有一絲相連，對他說是被個無頭強盜殺的。

那個家人忙跑到裏面，對老太太說了，老太太忙跑到學屋裏一看，她的男人已經死去了。立刻大哭不止。那個家人在一旁勸道：「老太太不要哭了，哭也當不了什麼事，依我看來，得去報官。」老太太忙起身上了車，來到城裏報告了官。官聽了馬上吩咐吏役伺候上了轎，去驗了屍，令將屍身先盛殮了。他就調轎回城，回到城內，吩咐吏役趕快去捉無頭強盜。一面張出佈告，上寫道：

「此處地面很不安靜，某日出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有一個無頭強盜，在夜間把某村某紳士殺死，現在還沒有破案，這案非捉住那強盜是不能了的。誰若捉住這個無頭強盜，賞銀一百兩。」民衆看了告示以後，都很覺奇怪。說道：「真是奇事，人沒有頭，還會殺人嗎！真是世間少有。」

(完)